

船山遺書

第二函
七冊

尚書引義

尚書引義

船山遺書 經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輯校
平江 李蘊平

跋

此書就尙書每篇之義引而申之其體裁近於韓詩外傳春秋繁露雖不盡與經義比附而多於明事有關就中顯揭其指人所共知者如論伊尹弗狎弗順而惜韓忠定詘於劉瑾論高宗豐昵而責張璪桂萼賴寵逢君論平王東遷而罪光時亨陷君誤國固維世之深心也卽其事未經顯揭然其意可揣測而知者如論微子去之謂恐殷之臣民推戴易置則以咎蘇觀生擁立唐王之弟監國廣州論周初官制謂文王不置相致周室中衰難振則以比明代自太祖廢丞相不設數傳後權移於寺人論周公營建洛都謂欲安商民反側則以諷永明王不宜專居肇慶憚赴桂林此亦憂時之夙抱也雖立說不無駁雜而秉心則甚純矣其尤有功於名教大防者則論多方之殷士謂頑民旣迎周而復叛周者以匪忱不典自速其辜不得附託於忠孝援春秋之例貶反覆者爲凶德狂愚義正詞嚴森如斧鉞蓋借是斥吳三桂之進退無據始爲貳臣終爲逆臣此船山所以避僞使之招自全其貞士逸民之德其卓識定力具見於斯所當表微闡幽以彰其志節者矣若

夫持論好立異同前哲名儒自劉子政以下皆肆意攻擊此誠識有所偏然其所
箸各書大率類此且有較甚於此者祇須鑑其失不必刪其書也至於古文尙書
不知其爲贗本則自明以前知者本少未可獨議船山況古文雖僞書而不可廢
閻潛邱亦嘗言之阮文達公引書說云古文尙書出於東晉其中名言法語以爲
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
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真不易之
論也然則觀船山此書者宜重其觸類旁通可爲陳善沃心之助擬諸倪鴻寶之
兒易黃石齋之月令明義其在伯仲之間歟

同治二年二月後學儀徵劉毓崧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書類存目

尙書引義六卷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尙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闡其說多取後世之事糾以經義如論堯典欽明則以關王氏良知論舜典玄德則以關老氏玄旨論依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填郊廟樂章之陋論象以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明威破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論論甲冑起戎見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詆朱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目爲無稽論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錄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謂高宗諒陰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大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創之詞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尙書引義目錄

卷一

堯典一 堯典二 舜典一 舜典二 舜典三 舜典四 大禹謨一 大

禹謨二 皋陶謨 益稷

卷二

禹貢 甘誓 胤征

卷三

仲虺之誥 湯誥 太甲一 太甲二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一

說命中二 高宗彤日 微子

卷四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牧誓 武成 洪範一 洪範二 洪範三 洪範

四 旅獒

卷五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召誥無逸 多士 君奭 多方 一方二 立政 周官

卷六

君陳 顧命 畢命 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尙書引義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堯典一

聖人之知智足以周物而非不慮也聖人之能才足以從矩而非不學也是故帝堯之德至矣而非欽則亡以明也非明則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讓也嗚呼此則學之大原而爲君子儒者所以致其道矣何以明其然邪天下之爲文思恭讓而不明者有之矣天下之求明而不欽者有之矣不欽者非其明不明者非其文思恭讓也文有所以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讓有所以讓固有於中而爲物之所待增之而無容損之而不成舉之而能堪廢之而必悔凡此者明於其所以則安之而允安矣不明其所以將以爲非物之必待將以爲非己之必勝將以爲惟己之所勝而蔑不安將以爲絕物之待而奚不可不明者之害有四而其歸一也以爲非物之必待者曰物自治也卽其不治者猶治也以文治之而物琢以思治之而物滑以恭治之而物擾以讓治之而物疑夫物固自治而且治之是亂物

也則莫若絕聖而棄智此無他不明於物之必待也物之必待者物之安也何以知物之安也且夫物之自治者固不治也苟簡以免一日之禍亂而禍亂之所自生在是也若夫不治者之猶治也是其言也爲欺而已矣明於其必待而後聖人固曰物自有之待我之先而已矣乃若琢者則惟其無文滑者則惟其不思擾者則惟其未恭疑者則惟其弗讓信能之未有權此四患者也以爲非己之必勝者曰道不可盡聖人非盡時不可一聖人弗一是故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諧之弟夏有不輯之觀扈周有不若之商奄堯有不令之子胡亥之淫非始皇之失教也舜有不諧之弟大叔之叛非鄭莊之養惡也夏有不輯之觀扈藩鎮之逆非盧杞之姦也周有不若之商奄七國之反非鼂錯之激也然則天下者時勢而已矣乘其時順其勢或右武以紕文或立斷以廢思雄才可任而不必於恭盛氣能爭而何容多讓是故操之以刑畫之以名馭之以法馭之以術中主具臣守之而可制天下此無他不明於己之所必勝也夫惟不得於天而後己可用也惟見詘於時而後道可伸也堯有不令之子而不爭舜有不諧之弟而不弑夏有不輯之觀扈

而不敗周有不若之商奄而不危是故質立而文必生物感而思必起退而自念則自作其恭進而交物則不容不讓內取之身外取之物因其自然之成能以坐消篡弑危亡之禍明乎此則何爲其不勝以爲惟己之所勝而無不安者曰文日生也思日益也恭有權也讓有機也聖人之所爲天無與授地無與制前古無與詔天下無與謀可以爲而爲之聖人已爲矣可以爲而爲之我亦爲也其未爲者彼之未爲而非不可爲也非不可爲而我可以爲矣於是窮亡實之文而文淫馳不度之思而思荒貌以恭而恭以欺飾以讓而讓以賊故蔡京以豐亨豫大爲文曹叡以辨察苛細爲思漢成以穆皇文致其恇淫燕噲以禪授陸沈其宗社此無他不明於惟己勝者之非可安也天無與授而授之以宜其民地無與制而制之以當其物前古無與詔而攷之也必其不謬天下無與謀而徵之者必其咸服明於其故如寒裘而暑葛也臧惟二耳而白馬固馬也以爲絕物之待而無不可者曰物非待我也我見爲待而物遂待也執我以爲物之待而我礙執物以爲待我而物亦礙徇物之華文以生妄逐物之變思以益迷欲以示威於物恭以增僑欲

以干譽於物讓以導欲欲四者之病不生則莫若絕待內絕待乎己外絕待乎物絕己禮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無有不文也參證之悟無所容思也行住坐臥如如不動亦恭也貲財妻子喜舍不吝亦讓也乃以廢人倫壞物理握頑虛蹈死趣而曰吾以安於所安也此無他不明於物之不可絕也且夫物之不可絕也以己有物物之不容絕也以物有己己有物而絕物則內戕於己物有己而絕己則外賊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況夫欲絕物者固不能充其絕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言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絕而欲絕之物且前卻而困己己且齟齬而自困則是害由己作而旋報於己也故聖人因其所待而必授之樸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玩者授之以恭亢者授之以讓泰然各得其安而無所困則己真有其可而非其無不可固知無不可者之必不可矣由此言之聖人之所以文思恭讓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則知有知有則不亂不亂則日生日生則應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此之謂也盛德立大業起被四表格上下豈非是哉雖然由文思恭讓而言之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

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誠相資者也而或至於相離非誠之離明而明之離誠也誠者心之獨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靈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廢聞見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慎於所從立心以爲體而耳目從心則聞見之知皆誠理之著矣心不爲之君而下從乎耳目則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當道不自信而亦捷給以知之故人之欲誠者不能卽誠而欲明者則輒報之以明也報以其實而實明生報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報以實者未之有也浮明者道之大賊也其麗於文則亦集形聲以炫其榮華也其麗於思則亦窮纖曲以測夫幽隱也以言乎恭則亦辨貞淫於末節以致戒也以言乎讓則亦揣物情之逆順以弗侮也恍惚之間若有見焉宵寂之中若有聞焉介然之幾若有覺焉高而亢之登於九天下而沈之入於九淵言之而不窮引之而愈出乃以寡岸於世曰予旣已知之矣而於道之誠然者相似以相離相離以相毀揚雄關尹王弼何晏韓愈蘇軾之徒日猖狂於天下而張子韶陸子靜王伯安竊浮屠之邪見以亂聖學爲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漁利刺寵之身蕩閑蔑恥而

自矜妙悟焉嗚呼求明之害尤烈於不明亦至此哉夫聖人之明則以欽爲之本也欽之所存而明生誠則明也明之所照而必欽明則誠也誠者實也實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實有民彝而不敢不祇無惡者實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見有惡不敢不慎也收視聽正肌體謹言語慎動作整齊寅畏而皆有天則存焉則理隨事著而明無以加文思恭讓無有不安也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欽之爲言非徒敬之謂也實有所奉至重而不敢褻越之謂也今日不容不容者何物乎天之風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則其爲陰陽爲柔剛者皆物也物之飛潛動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爲得失爲善惡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聖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則其爲仁義禮樂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堯方日乾夕惕以祇承之念茲在茲而不釋於心然後所欽者除理無違而大明終始道以顯德行以神曾是之不容則豈非浮屠之實相真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亦其所不恤矣無已其以聲色臭味增長人欲者爲物乎而又豈可屏絕而一無所容乎食色者禮之所麗也利者民

之依也辨之於毫釐而使當其則者德之凝也治之實也自天生之而皆誠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故以知帝堯以上聖之聰明而日取百物之情理如奉嚴師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讓其讓成盛德建大業焉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故其聖也如天之無不覆幬而俊德九族四門百姓黎民草木鳥獸咸受化焉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歸於一欽而欽之爲實備萬物於一己而已矣其可誣哉其可誣哉

堯典二

昔夫子之贊堯舜至矣而其舍子以授賢未之及焉審乎此而唐虞之際有定論矣人之親其子也而靳與之位以授異姓三代以降未有能焉者而不以爲盛德之極致然則夫子其以爲非常而不可訓與曰非也古者無君存而立世子之禮其立嗣也肇於夏而定於周也古之有天下者皆使親而賢者立乎輔相之位儲以爲代其耄且沒矣而因授之人心定而天位以安黃帝以前不可攷也繼黃帝而興者率循其道然則以相而紹位其軒轅之制乎故少昊軒轅之孫也降江水

就侯服入而代黃帝顓頊少昊之弟也佐少昊十年而代少昊高辛顓頊之從子也佐顓頊二十五年而代顓頊堯帝摯之弟也佐摯五年而代摯蓋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堯不傳子亦修軒轅之法爾少昊顓頊高辛以泊於摯堯親以賢者近取之兄弟子姓而前可以相後可以帝地邇勢易不假於側陋而事順其事順故以帝摯之不順弗能違焉堯之在位七十載而親以賢者未有其人亦遲之七十載而未有相也而堯已耄期矣故不獲已而命之四岳使徵舜四岳雖欲終讓而不得矣若舜之倦勤禹已久卽百揆之位無異乎顓頊之十年高辛之二十五年也終陟元后又何疑焉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下者五帝之通典豈堯舜之僅德哉堯在位七十載而未有相變也使四岳而不得辭則以侯陟帝循少昊之已事而不必於相舜舉側陋非有江水可興之素則必以相承統用顓頊高辛之典禮故由徵庸總揆賓門納麓以訖受終凡三十載而後格於文祖事以漸而信從壹焉浸使四岳受異位之命固不待於此矣五帝之援立也夙三王之建儲也早近而百工遠而九服疏賤而兆民耳目一聽從審引領而望曰此他日之君我者

也日用不知而習以安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四海翕從而莫有異志斯以謂之天矣堯因法而從時因人而順天非有異也是故無與於堯之高深矣古之帝王顧大位之將有託也或命相而試以功或立子而豫以教立子以適而不以賢立而後教之故三代崇齒胄之禮命相以德而不以世故唐虞重百揆之任試而命之以重其禮也立而教之以成其德也定民志者存乎禮堪大業者存乎德德其本也禮其末也本末具舉則始於無疑而終於克任矣試而後命本先於末立而後教末先於本先難而後以易故堯遲之七十載而以不得舜爲己憂先末而後本則初吉而終或亂故桀紂幽厲得奄有四海待湯武而後革雖然法豈有定邪知人之哲如堯舜不易得也教胄有恆而中主可守也則試而後命立而後教義協於一而效亦同迨其弊也秦失其本於後而胡亥速亡漢魏亂其末於先而逆臣繼篡則必盡者人也不可恃者法也固不得以堯之授舜舜之授禹爲必治不亂之道又惡足以爲二帝之絕德哉况堯之以因而不以創卽有德焉亦歸之軒轅而堯不任受乎蘇氏曰聖人之所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

斯亦未達於時之勦說已至若莊周創立王倪齧缺彼衣支父善卷伯昏之名而謂聖人桎梏神器左顧右盼索草野畸人以代己而脫於樊若穉子之獲窖金而無所措也亦陋甚矣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天之所秩以崇德而廣業也自謀其荒耄之樂遽求夫褻裳之去褻天經慢民紀以亂天下而有餘矣予無樂乎爲君一言而喪邦此之謂也孟子敝屣之論又將權執而卽刑天下故敝屣矣垂衣倦勤而敝屣乎天下其與敝屣君親者又何殊焉莊周曼衍之辭奚足以存哉然則稷契皆堯弟也以親以賢無異於堯摯高辛顓頊之相承散置之有位而不以相逮耄及而迫以命之四岳何也稷契之不可以相而授也堯知之四岳明揚而弗乃四岳且知之而非立乎千世以下者之得知矣其德稱一官而有所限與其年未及而望且輕與堯非故抑之四岳亦無所媚焉斯必有其故矣德者望之基望者德之助舜德優於望四岳望優於德稷契望絀於四岳而德不逮舜堯所不能強也而況於王倪齧缺之區區

舜之升聞也師錫帝堯者曰有鰥在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德自孝而外未有聞也非其無以聞也亦非其韜光斂采而不欲聞也虞幕之後降爲庶人雖欲章之末由章之則固不得而聞矣迺其僅章於孝者父子兄弟之變也舜且引以爲疚不顯居以爲德矣潛移默化之烝乂名有所必辭事有所必隱事隱而無可聞名辭而不可見史以謂之玄職此故也藉令舜紹虞幕之業處天倫之常光被邦家勳施下土史不得以玄言之矣濬哲文明非玄以爲知溫恭允塞非玄以爲行也玄也者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謂也夫君子以成德爲行口可見之行豈欲其不見而不成也哉不可見而不見不可成而不成君子以敦隨時之義濬哲文明德成於知溫恭允塞德成於仁而可行矣然而玄焉者其時也舜之玄玄以時而不以德明矣且夫玄之爲言不可測之辭也不可測者非其正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地不適黃而象以黃天不固玄而象以玄非名之從實者也正周曰天之蒼蒼者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極邪其視下亦若此而已矣則玄非天之正色從人之不可見者言之爾故象潛德者以其隱而未著者託於無所極以命

之曰玄亦非舜之固以玄爲德也玄非正色而無實君子固不以爲德亟言玄者老聃之說也是以知其德之非正也人於其所不見以不玄視玄而玄在己乃己固無有實也則以玄視不玄而玄又在他德非正者邪也視己視他而俱在者妄也邪不可以爲德妄不足以有成故其言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我是以知其弗正大成若缺我是以知其不成則以非老子視老子而老子玄以老子視非老子而非老子者又胡不玄也何也不俾人見不俾人知互相逕庭而不測無定質無固實無必正色蟲臂鼠肝而玄支離兀者而玄必且詭言譎行挾詐藏姦無父無君而無不玄矣嗚呼孰謂舜而以此爲德哉濬哲文明以光昭其知溫恭允塞以駿發其行處深山臨憂患而光明赫奔之氣不可遏也從五典敍百揆賓四門格大麓殛大姦晉羣賢庸有必奮載有必熙豈嘗韜光同塵以蒼蒼之無正色者爲師而徜徉乎不測之域曰衆妙之門也哉妙也者所以爲利也劫持天下而潛用之取與陰陽而密刺之己所獨喻人所不得而見之我知其所懷來矣陰持人所不覺而利存焉耳子曰小人喻於利密知而不洩之謂也玄之又玄者不謂之小

人奚得哉是故君子擇善以法天天之正極高明也彊不息也不法天之玄玄非天之正也玄非天正人玄天也人玄天天亦玄人豈猶夫高明而健行者易知可親而已不可階升者乎易固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疑而戰戰而血血而玄而龍傷矣其位潛其時疑其志傷舜德以玄焉玄者聖人之不幸也父非瞽瞍弟非象居非木石遊非鹿豕何爲其玄哉

舜典二

敬以嚴乎己也寬以恕乎物也嚴乎己以立法恕乎物以達情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敬敷五教在寬之見諸行事者也夫司徒之教五品而已人之異於禽華之異於夷此也禽偏而不全夷略而不詳偏則亦有至焉矣略則亦姑備焉矣然則以五教求異於彼覈其大全而致其精詳固不容於寬矣易知簡能而持以寬無亦幾微不審名異禽獸而實有同焉者乎朱子曰反之於嚴矯之而後得其常職此謂也而實有不然者五教者禮之本也禮者刑之相與爲出入者也出乎禮斯入乎刑矣刑者箝之使合抑之使受也不親者豈箝之而親不遜者豈抑之

而可使遜哉且夫人之敢於無禮於君親者非盡不畏清議而肆爲之也其始也
荏苒於貨財妻子以生嫌隙其旣也睽孤有鬼豕之疑而不蒙遇雨之釋操之已
蹙勢重難反則處無將之地而見絕於賢人君子者已無可湔洗之一日於是
成不忠不孝之巨慝君無所用其威師無所用其戒而帝王之教思亦窮是故夏
楚之收以施於絃誦之不率而司徒之教未聞撻子以使孝扑弟以使順也夫人
自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待教於人然且不謹而又蒙刑罰豈復有拂拭
自新以立於人世之理哉唐賜于公異以孝經而公異落拓以終其身況有加於
此者乎若夫中人以上所遇不幸用意未至迷瞽以乖於親遜者無以利導而予
之安則亦周章纏棘自困於名教之地救過不遑而忠孝之心抑不足油然而生
是則嚴以教君子而阻其自然之愛敬嚴以教小人而激其滔天之巨惡通於古
今達於四海咸以寬而成其涵泳熏陶之化柰之何其欲矯之以嚴邪宋之立國
寬柔已過馴至不競君子之所傷也然其所爲弊者政也非教也教雖未純乎先
王之道法而不以束溼待學校俾得以寬衍之歲月緝先王之墜緒胡安定孫明

復倡之寢昌寢明底於濂洛關閩之盛在寬之效亦可觀矣蕭梁之世戚近之臣除喪初見而無毀容者皆切責而廢棄之於是有含辛以爲淚及禫而節食者罔上欺天以避誹謫而天真泯絕馴至其極侯景一叛父子兄弟相戕相滅彝倫斬而國亦隨亡無他弛敬於立教之身而過嚴於物也故君子所甚嚴者法故能養之孝而下斥之犬馬所必寬者情故閨門葳亂而僅曰帷薄不修惟其敬也則亦重愛其名而不忍以不親不遜之大愆加諸與同覆載之人羣藉其不然閨庭小有不謹伎媚者翹之以相告訐形迹可摘證佐罔徵蔣之奇以陷歐陽修溫體仁以殺鄭鄮毒流於搢紳害傾夫人國自非漢高之明景帝之察陳平伏死於歐刀直不疑赭衣於司寇天錫烝民之五品爲酷吏姦臣之羅織經而有餘矣法立於畫一以別嫌而明微教養以從容或包荒而養正君子所甚懼者以申韓之酷政文飾儒術而重毒天下也朱子於此有遺議矣唐仲友之不肖夫人而知之也王淮之黨姦亦夫人而知之也蠹國殃民黨邪醜正暴之市朝彼何所辭而以醉飽房帷之事假嚴藥以致之罪則仲友之罰可矜疑於風波而鍛鍊鉗網之名反歸

之君子矯之以嚴欲辭申韓之過而不得矣士師之職惟明克允司徒之命敷教在寬刑禮異施弛張順道百王不易之則以扶進人心昭明天彝者此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快其疾惡之心速效於一切之法作之君作之師以綏四方詎勝其任與

舜典三

詩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聲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聲也以詩言志而志不滯以歌永言而言不鬱以聲依永而永不蕩以律和聲而聲不詖君子之貴於樂者貴以此也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胥天下之貞淫而皆有之聖人從內而治之則詳於辨志從外而治之則審於授律內治者慎獨之事禮之則也外治者樂發之事樂之用也故以律節聲以聲叶永以永暢言以言宣志律者哀樂之則也聲者清濁之韻也永者長短之數也言則其欲言之志已律調而後聲得所和聲和而後永得所依永得所依而後言得以永言得永而後志著於言故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非志之所言之所發而即得謂之樂審矣藉其不然至近者人聲

自然者天籟任其所發而已足見志胡爲乎索多寡於羊頭之黍問修短於嶰谷之竹哉朱子顧曰依作詩之語善將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預排腔調將言求合之不足以興起人則屈元聲自然之損益以拘桎於偶發之語言發卽樂而非以樂樂其發也奚可哉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禮也禮之旣設其小人愜佚於禮之外則輔禮以刑其君子或困於禮之中則達禮以樂禮建天下之未有因心取則而不遠故志爲尙刑畫天下以不易緣理爲準而不濫故法爲側樂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節而後安故律爲和舍律而任聲則淫舍永而任言則野旣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無修短而無抑揚抗墜無抗墜則無唱和未有以整截一致之聲能與律相協者故曰依詩之語善將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數也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此言律之卽於人心而聲從之以生也又曰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此言聲永之必合於律以爲修短抗墜之節而不可以禽獸衆庶之知爲知也今使任心之所志言之所終率爾以成一定之節奏于喁嘔啞而謂樂在是焉則蛙之鳴狐之嘯

童穉之伊吾可以代聖人之制作然而責之以直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者終不可得是欲卽語言以求合於律呂其說之不足以立也明甚朱子之爲此言也蓋徒見三百篇之存者類多四言平調未嘗有腔調也則以謂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吟誦不復有長短疾徐之節乃不知長短疾徐者闔闢之樞機損益之定數記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閒者也古今雅鄭莫之能違而鄉樂之歌以瑟浮之下管之歌以笙和之自有參差之餘韻特以言著於詩永存於樂樂經殘失言在永亡後世不及知焉豈得謂歌永聲律之盡於四言數句哉漢之饒歌有有字而無義者收中晉之類饒歌之永也今失其傳直以爲贅耳當其始製則固全馮之以爲音節以此知升歌下管合樂之必有餘聲在文言之外以合聲律所謂永也刪詩存言而去口永樂官習永而墜其傳固不如饒歌之僅存耳晉魏以上永在言外齊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參用古今故楊廣江南好李白憶秦娥菩薩蠻之製業以言實永而陽關三疊甘州入破之類則言止二十八字而長短疾徐存乎無言之永言之長短同而歌之襯疊異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陽關矣至宋而後永

無不言也永無不言而古法亡豈得謂之古之無永哉以理論之永在言外其事質而取聲博以言實永其事文而取聲精文質隨風會以移而求當於聲律者一也是故以腔調填詞亦通聲律之變而未有病矣依之爲言如其度數而無違也聲之抑揚依永之曼引也浸使言有美刺而永無舒促則以板蕩桑柔之音節誦文王下武之詩聲無哀樂又何取於樂哉徒以言而已足也則求興起人好善惡惡之志氣者莫若家誦刑書而人讀禮策又何以云興於詩成於樂邪今之公宴亦嘗歌鹿鳴矣敖辟邪侈之心雖無感以動肅雖敬和之志亦不足以興蓋言在而永亡孰爲黃鐘孰爲大呂齷然其不相得也古之洋洋盈耳者其如是夫記曰歌詠其聲也歌詠聲豈聲詠歌之謂邪歌詠聲歌乃不可廢聲詠歌聲以強入不親而可廢矣若夫俗樂之失則亦律不和而永不節九宮之律非律也沈約周伯琦之聲非聲也律亡而聲亂聲亂而永淫永淫而言失物志失紀欲正樂者求元聲定律同俾聲從律俾永叶聲則南北九宮里巷之淫哇邊裔之猛厲見睨自消而樂以正倘懲羹吹齋竝其長短疾徐闔闕陰陽而盡去之奚可哉故俗樂之淫

以類相感猶足以生人靡蕩之心其近雅者亦足動志士幽人之歌泣志雖不正而聲律尙有節也故聞河滿子而腸斷唱大江東去而志飛下至九宮之曲梁州序畫眉序之必歡小桃紅下山虎之必悲移宮易用而哀樂無紀若夫閭巷之謠與不知音律者之妄作如扣腐木如擊溼土如含辛使淚而弄腋得笑穉子腐儒搖頭傾耳稍有識者已掩耳而不欲聞彼固率衆庶之知而幾同於禽獸其可以槩帝舜后夔之格天神綏祖考賞元侯教胄子移風易俗之大用哉聖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於曆曆有定數律有定聲曆不可以疏術測律不可以死法求任其志之所之限其言之必詘短音樸節不合於管絃不應於舞蹈強以聲律續其本無而使合也是猶布九九之算以窮七政之紀而強盈虛進退朏朧遲疾之忽微以相就何望其七合於天運下應於民時也哉不以濁則清者不激不以抑則揚者不興不以舒則促者不順上生者必有所益下生者必有所損聲之洪細永之短長皆損益之自然者也古人審於度數倍嚴於後人故黃鐘之實分析之至於千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七而率此以上下之豈章四句句四言槩哀樂於促

節而遂足乎志有範圍待律以正律有變通符志無垠外合於律內順於志樂之用大矣何承天沈約以天地五方之數爲言之長短者誣也宋濂詹同之以院本九宮壇郊廟朝會樂歌者陋也朱子據刪後之詩永去言存而謂古詩無腔調者固也司馬公泥樂記動內之文責范蜀公之不能舍宋以取原者疏也重志輕律謂聲無哀樂勿以人爲滑天和相沿以迷者嵇康之陋倡之也古器之愨遺一毀於永嘉再毀於靖康竝京房阮逸之師傅而盡廢哀哉吾誰與歸

舜典四

五刑之用性命以殘支體以折痛楚以劇而僅爲之名曰象豈聖人之忍於戕人而徒醜其象哉夫死之非患痛之弗恤重矜其象以目治警來者是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下也惡死而恤病者人之所共亦鳥獸之所共也象者人之所恥非鳥獸之能恥也創鉅痛深而惟死之不令形之不全則惡而畏之斯君子之以別於鳥獸乃聖人以此待放辟邪侈之罷民則甚矣其不忍以鳥獸之畏惡爲生人之畏惡而必欲致之於君子也雖然致之君子也者其名也殘性命折支體劇痛楚

者其實也名獎而實傷之帝王之民雖荼毒而不怨教之有素而矜之以誠然後使卽刑焉豈僅曰獎之以君子之道而可死之傷之無不可忍哉程子曰有關雝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文具無實則政教且以滋擾況無昭明平章之至化而遽復象刑之辟其教也不素其矜也不誠徒託於名以戕其實不仁哉鐘繇陳羣之欲以行於曹魏也五帝用之德先之也三王因之道未有以易之也蓋至於春秋而淑人介士且以爲游羿之彀中矣率天下以游於羿之彀中非至不仁有不酸心刺骨於斯者乎朱子曰徒流之法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然則三代之季季康子無可患之盜而詩無抱布買絲之刺矣且夫人之懷姦作慝者非必淫者不可竊竊者不欲淫也淫者宮而足以竊者存竊者荆而足以淫者存必欲絕其爲惡之本則惟殺之而後其本拔宮之荆之毋亦僅絕其末乎此劉頌之諛辭也君子奚取焉與人竝齒於天地之間面已黥矣趾已兀矣鼻已毀矣人道絕而髡已凋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冒死以求逞於一朝又姑息憐其無用引而置之宮府之間餘祭之禍發而不知其凡幾矣宦寺之惡稔於土人惟其無廉

隅之惜子孫之慮耳故滅漢亡唐而愍不畏死原其始猶夫人之子而非姦宄之徒也然且以不恤而傾人之國又況其以竊以淫而在傍在側也乎無賴之民垂涎貂璫之寵自宮而宮其子以傲幸國家嘗嚴爲之禁而不能止害之所倚利之所伏彼姦民者又何惡於宮而不以覬幸於萬一哉且夫天之生人道以成形而人之有生形以藏性二氣內乖則支體外痿支體外斷則性情內核故閹腐之子豺聲陰鷲浮屠髡髮安忍無親逋奴黥面竊盜益劇世之矐目頑讒無憚形蝕氣虧符朕必合則是以止惡之法增其惡也名示天下以君子而實成天下之姦回悲夫爲復肉刑之議者其無後乎今夫殄人之宗而絕其世在國曰滅在家曰毀罪不逮此而絕其生理老無與養死無與殯無罪之鬼無與除墓草而奠杯漿傷哉宮乎均於大辟矣是故漢文之仁萬世之仁也藉其不然高洋劉子業武曌朱溫以爲之君義縱甯成周興來俊臣以爲之吏包拯海瑞褒然而稱君子天下生民得全其支體者百不得一矣語曰有治人無治法笞杖徒流以爲法而無其人則今日之天下是已肉刑以爲法而無其人昔爲羿之彀中今其漁之竭澤故曰

擇禍莫如輕賢者創而不肖足以守乃可垂之百世而禍不延以舜爲君皋陶爲士執笞杖徒流之法刺天下之姦而有餘曹羲有言在上者洗濯其心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此之謂也何事籍緹縈之口傳曹操之翼濺血市廷而後允哉若夫笞杖徒流之用贖也則苟且之弊也墨吏之緣以濟貪不可不分別禁之也宮杖無的決而濫用訊杖以殺無辜墨吏之緣以飾怒而逞威不可不抑而遏之也今欲善徒流笞杖之法莫如申的決之法而除無名之訊杖則惡可以懲而民生不殄矣上古樸略之法存而不論焉可矣爲君子者勿但務爲空言以啟後世凶人之實禍尙慎之哉訊杖者始以訊也淫刑者非訊而用之以撻刀鋸之外有殺人之具焉令甲不載而恣有司之墨怒以虐辟道失避輸將不敏祇候失當之疲民血肉狼籍於杖下而靡所控旣已慘矣且益之以夾拶籬楔之毒劉刑具日繁而民死益衆有不忍人之心者損之不及而復欲益之以刀鋸乎言之所興事之所成心之所操天之所鑒故曰不可不慎也

凡爲言而思以易天下者皆以心爲宗從其末而起用者治心也從其本而立體者見心也見非所見則治非所治矣舜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以示見心之則而非凡爲言者之及也何也天下之言心者則人心而已矣人心者人固有之固有之而人以爲心斯不得別之以非人斯不得別之以非心也就其精而察之乃知其別就其粗而言之則無別而槩目之曰心故天下之言心者皆以人心爲之宗心統性情者也此人心者旣非非心則非非性故天下之言性者亦人心爲之宗告子湍水之喻其所謂性人心之謂也濼洄而不定者其靜之危與決而流其動之危與湍而待決決而流不可挽初非有東西之成形靜而待動動而堯桀之皆便惟其無善無惡之足給可堯可桀而近桀者恆多譬諸國然可存可亡而亡者恆多斯以謂之危也浮屠之言曰卽心卽佛又曰非心非佛又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三界惟心亦人心之謂已何以明其然也彼所謂心則覺了能知之心彼所謂性則作用之性也以了以知以作以用昭昭靈靈於行住坐臥之間覺不誣者作用以起自非然者亦不得謂之心惟其然而可謂之心惟其然

故亦僅謂之人心矣以了以知以作以用善者恆於斯惡者恆於斯彼之所謂誠也了無不覺知無不能作不固作用非固用任了任知任作任用總持而無有自性終不任善而任惡者彼之所謂智也善於斯惡於斯瞥然一興而不可止用之危也不任善不任惡洞然寂然若有若無一切皆如而萬法非侶者體之危也其曰父母未生前者此也其曰無位真人者此也其曰離鉤三寸者此也而探其大宗則一言蔽之曰無儒之駁者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要亦此而已矣有者不更有而無者可以有有者適於無而無者適於有有者有其固有而無其固無無者方無若有而方有若無無善則可以善無惡則可以惡適於善而善不可保適於惡而惡非其難矣若無而俄頃之縛釋若有而充塞之妄興岌岌乎有不終朝之勢矣故曰危也若夫有不更有而適於無固有此而本無彼者彼懵不知殆盲者之於日極意而得盤與籥耳所以然者人心無相續之因則固可使暫澄者也自好之士厭飫於惡而思返矯敝於己未分析人心之動機嗒然喪據因剷滅以觀其靜則人心之下游壅閉淳澗如隔日瘡之有閒也斯其時非無河朗虛涵之光

影如蕉空中如水暎月迷畱玩悅因以爲妙道之攸歸終身處堂以嬉於人心之中而信濱危之可保是猶秦兵南向而田建墮防拖雷北返而似道奏功其固本保邦之術近取之國中者覲面而自失之以故恆性泯彝倫絕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則共城松柏之歌皋亭潮水之恨終與桀紂均亡斯亦可哀也已嗚呼大舜咨嗟以相戒告子釋氏寶重以爲宗象山姚江畔援以爲儒王畿李贄竊附以爲邪其聖也如登其狂也如崩大槩亦可觀矣夫舜之所謂道心者適丁歷切於一而不

更有者也善也即惟精惟一僅執其固然而非能適丁歷切於有弗精弗一或蔽其本

有而可適於無者也未發人心有其中道已發人心有其和道有其固有而未發無不

中無翕人無翼人已發無不和如人無其所無者也固有焉故非即人心而即道心廣釋僅

有其有而或適於無故曰微也奚以明其然也心統性情者也但言心而皆統性情則人心亦統性道心亦統情矣人心統性氣質之性其都而天命之性其原矣原於天命故危而不亡都於氣質故危而不安道心統性天命之性其顯而氣質之性其藏矣顯於天命繼之者善惟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知之藏於氣質成之者

性也舍則失之者弗思耳矣無思而失達天德而始知介然僅覺之小人

告子釋氏去

其幾希之庶民所不得而見也故曰微也人心括於情而情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統性道心藏於性性亦必有其情也故曰道心統情性不可聞而情可驗也

今夫情則迥有入心道心之別也喜怒哀樂

兼未發

人心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兼擴充

道心也斯二者互藏其宅而交發其用雖然則不可不謂之有別已於惻隱而有其喜於惻隱而有其怒於惻隱而有其哀於惻隱而有其樂羞惡恭敬是非之交有四情也於喜而有其惻隱於喜而有其羞惡於喜而有其恭敬於喜而有其是非怒哀樂之交有四端也故曰互藏其宅以惻隱而行其喜以喜而行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怒哀樂之交待以行也故曰交發其用惟仁斯有惻隱惻隱則仁之有也惟義斯有羞惡羞惡則義之有也惟禮斯有恭敬恭敬則禮之有也惟智斯有是非是非則智之有也若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有也故斯心也則惟有善而不更有不善有其善而非若無無其不善而非若有求則得之而但因固有舍則失之而遂疑其無道心之下統情者且然而其上統夫

性者從可知矣豈若夫喜怒哀樂之心仁而喜不仁而喜下而有避彈之笑仁而怒不仁而怒下而有諄母之忿仁而哀不仁而哀下而有分香之悲仁而樂不仁而樂下而有牛飲之歡當其動發不及持而有垂堂奔馬之勢當其靜如浮雲之散無有質也於己取之於獨省之斯二者藏互宅而各有其宅用交發而各派以發灼然知我之所有不但此動之了喜了怒知哀知樂應感之心靜之無喜無怒無哀無樂空洞之心而仁義禮智之始顯而繼藏者立本於宥密以合於天命之流行而物與以无妄則動之可東可西靜之疑無疑有者自成性以還幾且交物而爲心之下游審矣夫於其目則喜怒哀樂之情四也於其綱則一知作用之靈一也動其用則了知作用之瞥然有矣靜其體則鏡花水月龜毛兔角之渙然無矣剽目而存綱據體而蔑用奚可哉故爲釋氏之言者終其身於人心以自牴也夫道心者於情則異彼也故危微之勢分於性則異彼也故執中之體建藏於彼之宅而彼皆我之宅則人心之動初不能有東西之宅人心之靜初不能有無位離鉤之宅發資彼之用而彼因有其用因有其用而彼遂自用則人心之目溢於

萬變人心之綱無有適切一要以藏者無實而顯者無恆也是故著其微以統

危而危者安治其危以察微而微者終隱告釋之垂死而不知有道心者職斯辨

爾且夫人之有人心者何也成之者性成於一動一靜者也老以為彙篇釋以為滙合一動一靜

則必有同異攻取之機動同動而異靜靜同靜而異動同斯取異斯攻同異攻取而喜怒哀樂生矣同則喜異則怒攻則哀取則樂

一動一靜者交相感者也故喜怒哀樂者當夫感而有亦交相息者也當喜則怒息當哀則樂息

矣交相息則可以寂矣故喜怒哀樂者當夫寂而無小人惑於感故懼其危異端

樂其寂故怙其虛待一動一靜以生而其息也則無有焉斯其寂也無有自性而

其感也一念緣起無生以此為心而將見之剖析纖塵破相以觀性至於緣起無

生則自謂已精矣孰知夫其感也所以為仁義禮智之宅而無可久安之宅其寂

也無自成之性而仁義禮智自孤存焉則斯心也固非性之德心之定體明矣故

用則有而不用則無也若夫人之有道心也則繼之者善繼於一陰一陽者也動

猶用陰陽猶財一陰一陽則實有柔剛健順之質二實實此者五殊殊受其實以成質木柔金剛火值水順柔健剛順斯以為

仁義禮智者也惻隱柔之端羞惡剛之端恭敬健之端是非順之端當其感用以行而體隱當其寂體固立而用

隱用者用其體故用之行體隱而實有體體者體可用故體之立用隱而實有用
顯諸仁顯者著而仁微藏諸用用者著而藏微微雖微而終古如斯非瞥然乘機
之有一念緣起之無故曰始顯繼藏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也且夫一動一靜而喜
怒哀樂生焉動靜無恆者也一動則必一靜矣一靜則必一動矣一動則動必不
一矣一靜則靜必不一矣乘其機而擇執之是破屋禦寇之說也若守其不動不
靜之虛靈以爲中是壅水使湍而終聽決也惟夫得主以制其命則任動任靜而
保其不危故人心者君子所不放而抑所不操若夫陰陽者三才所取資五性所
待用疑非微矣而不然也陰陽爲己富矣而一陰一陽之權衡不爽於銖銖者微
也一陰一陽之妙合無閒而不相爲同異攻取者微也是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竝有於心區畛不差而容函協一有能審其權衡而見其妙合者其惟見天心而
服膺弗失者乎於末索本者茫然於此宜其執一非一而精者皆粗也以約言之
陰變陽合乘機而爲動靜所動所靜要以動靜夫陰陽故人心待役於陰陽而堪
爲聽命乃有機可利悍發者恣違其主機發必息遁虛者圖度其安則惟成器之

餘虛以召感亦以召寂泮渙淳澗者因機爲用而失其職也故曰動靜無端言其無本而乘乎機也瞥然而凝於器如水之忽冰瞥然而發於情如水之忽流彼曰霽風止而自性毀矣故曰陰陽無始言其固有而非待緣以起也木不待人斲而曲直也固然火不待人煬而炎上也固然金不待人冶而從革也固然水不待人導而潤下也固然不待孺子之入井而慈以愍者固存不待爾汝之相加而嚴以正者固存不待擯介之交接而肅以讎者固存不待善惡之雜進而晰以辨者固存物止感息而已有據見於天壤閒而物有徵各正性命其有或妄者哉則以知道心之與人心如是其差以別矣然則判然其爲二乎而又非也我固曰互藏其宅交發其用陰陽變合而有動靜動靜者動靜夫陰陽也故人心者陰陽翕闢之不容已道心者動靜之實成材建位之富有和順而爲光暉之自發也釋氏立一無位之心以治心固妄矣朱子謂之一勉齋黃氏謂非有兩者亦非等威廉隅之不立也夫苟等威廉隅之不立則擇之也不精如其可別立一心以治心則其爲心也非但非道而且非人矣是故以鑑喻之前燄非後燄則前心非後心而心以

時遷以芭蕉喻之無中而非邊則擔撫攢聚以爲心而心無定藏乃不知燄速代而明有常中雖虛而生氣所由升也且夫鐙之喻固人心不自保之危蕉之喻亦人心無適主之危觀化無窮而止得其危幾焉曾是以爲見心不亦愚乎夫不見鐙之明者其神禮蕉之榮者其神仁邪莊生天籟之說楞伽和枝之指風已拍歛而謂如土竅之頑然傀儡之枵然則惟死爲然爾敦化不息而屈伸一誠然則死者人心之息而非道心之終與人心乘動靜以爲生死道心貞陰陽以爲儀象乾坤毀而無易陰陽五性混而無道抑且無人動靜伏而偶無人有此一日矣陰陽匱而永無道無此一日也天下必無此一日其以此爲心其以此爲宗也哉嗚呼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尙口乃窮於己取之而已告釋之所知予旣已知之矣爲陸王之學者亦其反求而勿徒以言與

大禹謨二

子曰爲仁由己志於爲仁者必由己也迨乎仁之熟而聖焉尤惻惻乎其惟恐不由己也故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

弗詢者我未詢彼而自獻謀也

聖功之純帝

道之盛惻惻乎惟此之恐嗚呼可不慎哉所謂己者則視聽言動是己是四者均已所以保固其仁之體發揮其仁之用者也雖然有辨言動者己之加人者也而緣視聽以爲之則無有未嘗見之未嘗聞之而以言以動者也習於所聞驗以所見而信以心之所然則其言固有物行固有恆仁者之於此裕如矣言惟己言也動惟己動也操之也約持之也有據則精焉一焉而天理無有不得者矣惟視與聽己與物相緣者也則方由己而人爭熒之欲由己而人之先入者窞之是爲仁者所尤難者也故孟子於己之中慎所擇焉小耳目而大心物人物而抑物耳目耳而亦物矣交而引引而蔽耳目具於身中而判然與心而相背則任耳目者皆由人者也由己者所不以爲己也雖然尤有辨耳目均吾身擯而外之謂之物而不任爲己者惟其受物之交爾乃目之交也己欲交而後交則己固有權矣有物於此過乎吾前而或見焉或不見焉其不見者非物不來也己不往也遙而望之得其象進而矚之得其質凝而睇之然後得其真密而瞭之然後得其情勞吾往者不一皆心先注於目而後目往交於彼不然則錦綺之炫煌施嬙之冶麗亦

物自物而已自己未嘗不待吾審而遽入吾中者也故視者由己由人之相半者也而惟聽爲不然目之體實實則可鑒而不可茹耳之體虛虛則無可鑒而無不茹也故盡人之身五官百骸皆與天下相感應亦各有自體以辨治乎天下惟耳則自體不立一任聲響之疾入以徹於心是耳者天下之牖戶質雖在己而用全在物由之者田人而已矣奚由己哉窅然未有覺也芒然未有主也窅然惟物之入而莫禁也枵然恃聲之入以爲實也其聽命於心也似有重閫而不易審其受命於人也好言莠言雜沓駢闐以至而皆不能拒故君子不以爲己而斥以爲兩閒之一物誠兢兢乎其懼之也擇之精執之一者心目爲政而耳無權欲與擇欲與執俟之旣聽之餘而方聽無可施功然而其感物也速矣其容物也奢矣其應物也逸矣於是浮屠氏爲斷身見除我相之邪說亟推其圓通嗚呼天下之物殊其狀人之爲言異其說美者自美惡者自惡貞者自貞邪者自邪誠者自誠妄者自妄安者自安危者自危有稽可稽有詢可詢日施其明了然粲然黑白不相互小大不相假有無不相襲無不灼然其易辨也而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奚從入

以攪我心哉耳而已矣初受之也但無擇也無能擇矣已而遂以巧而婉者爲精而自謂擇也其初受也猶不執也然無可執矣已而遂以其辨而堅者爲一而遂執之也故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喋喋日進於前將有不期聽而聽不期庸而庸者受其惑而爲盛德之玷雖舜禹亦惡容不畏之如蠶蠹防之如寇讎也哉視奚眩邪疑以所聞而玄黃無定色矣言奚狂邪雜以所聞而可否無定論矣動奚妄邪搖於所聞而作輟無固心矣故舜之聰達矣取善無遺矣與善不吝矣而歷乎昌言靜言之變迨耄期而猶懲之曰吾甚畏乎言與謀之迭進而亟聽以庸也將有由人而不由己者矣子語顏淵以爲邦治已定禮已明樂已備岌岌乎鄭聲佞人之必戒亦此意也故爲仁者克治之功莫先於聽懼其圓之刑方通之無能別之規圓者必滯求通者必鑿有甚信者必有甚疑有甚察者必有甚忽盛德之終戒猶在是志於仁者可不慎其始哉不慎則亡國敗家陷於大惡而不知非但築室之無成已也

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故正九黎之罪以絕地天之通慎所聽也後儒之駁者援天以治人而褻天之明威以亂民之聰明亦異乎帝王之大法矣夫尊典庸禮命德討罪率其自然合於陰陽之軌撫於五辰之治則固天也雖然天已授之人矣則陰陽不任爲法而五行不任爲師也何以明其然也天之化裁人終古而不測其妙人之裁成天終古而不代其工天降之衷人修之道在天有陰陽在人有仁義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異質離不可強而合焉所謂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趨亦趨哉父與子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志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道也天之聰明則無極矣天之明威則無常矣從其無極而步趨之是夸父之逐日徒勞而速敝也從其無常而步趨之是刻舷之求劍惜不知其已移也今夫日沒月晦天之行度不憚人則必以旦晝爲明矣跖壽顏天天之彰燿不妄人則必以刑賞爲威矣犬馬夜視鶴鷓晝聞龍聽以角螳語以須聰明無方感者異而受者殊矣人死於水魚死於陸巴菽洞下而肥鼠金屑割腸而飽獍西極之鳥樂於刮脂魯門之禽悲於奏雅歆者異而利者殊矣故人之所知人之

天也物之所知物之天也若夫天之爲天者肆應無極隨時無常人以爲人之天
物以爲物之天統人物之合以敦化各正性命而不可齊也由此言之賢智有賢
智之天愚不肖有愚不肖之天惡得以賢智之天強愚不肖而天之也哉均乎人
之天者通賢智愚不肖而一聖人重用夫愚不肖不獨爲賢智之天者愚不肖限
於不可使知聖人固不自矜其賢智矣是故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晝作夜息賞榮
刑辱父親君尊衆著而共由者均乎人之天也賢智之不易盡愚不肖之必欲喻
者也教以之興政以之立矣八卦四象之秩敘太極兩儀之渾合分至氣朔之推
移盈虛朏朧之消長二氣之窮變而通久五辰之順逆而衰王智者測之愚所不
察賢者謹之不肖所弗憂故作曆以授時占星以興事藏冰以調淒陰內火以消
亢陽引伸其聰明以麗民事奉若其明威以正民志而興教立政自盡人之顯道
終不規規以求肖焉非然且假於天以炫其聰明而尸其明威智測力持取必不
可知之象數以穿鑿易其方員使貉粵買其裘葛也奚可哉故聖人所用之天民
之天也不專於己之天以統同也不濫於物之天以別嫌也不僭於天之天以安

土也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民之典也若夫天則昆弟亦異形秦越亦同類矣擊拳爲敬箕踞爲傲民之禮也若於天則寒慄非教以恭暑析非導以嫚矣五服昭采民之所欲而以命也若於天則采雲不偏覆堯都黃霧不獨冒跖里矣五刑傷肌民之所畏而以討也若於天則蹢躅者非以其盜不男者非以其淫矣是故春夏溫秋冬肅民以爲發斂非欵凍靡草之發斂冬至昏璧夏至昏亢民以爲晨夕非極東極西之晨夕乃欲舍赫赫明明昭垂於民者而用其測度比擬之術智不亦陋乎陋以事天天之所不佑矣是故呂不韋之月令劉子政父子之五行傳其殆於九黎之通地天者與不若於民舉天以彈壓之臆測乎天誣民以模倣之月令五行傳之天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固非皋陶代工武王勿貳之天矣春秋之記災異示人以畏天也呂劉之言象數矯天以制人也父喜則喜父怒而怒孝子之事也父步亦步父趨亦趨趙括之以敗國亡家也況乎呂劉之步趨一邯鄲之躡履非采齊肆夏之節度也乎春秋謹天人之際洪範敍協居之倫皆聰明自民明威自民之謂也溱溱乎以窮其所極斤斤乎以執之爲常天固未嘗欲

人之如此也人且不知天之又何似也而以己之意見號之曰天以期人之尊信
求天之佑也難矣哉

益稷

性命之貞未易合也天下之蹟未易治也抑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矣性命之理
顯於事理外無事也天下之務因乎物物有其理矣循理而因應乎事物則內聖
外王之道盡苟循乎理以無心應之而已足天下之言道有出乎此者而實非然
也理則事與物矣循其序定其志遠其危疑非見聞步趨之可順乎天則也循夫
理者心也故曰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古之聖人治心之法不倚於一事而爲萬
事之樞不逐於一物而爲萬物之宰虛擬一大共之樞機而詳其委曲之妙用曰
安汝止惟幾惟康何安乎何幾乎事無定名物無定象理無定在而其張
弛開合於一心者如是也則百王之指歸千聖之權衡也心之用患其不一也一
之用又患其執也執以一不如其弗一矣用一而執之不如其弗用矣流俗之迷
而忘返異端之誣而賊道無他順心之所便專之而據爲一也弱而固者曰吾以

圖安也慧而僂者曰吾以審幾也傲而妄者曰吾以從康也夫心之靈足以盡性而應天下者豈其然哉博取之天地之數萬物之情逆順之勢是非之準治亂吉凶之由求其協於大中者抑豈其然哉且夫於止而安亦必有當所止者也往而審幾亦必有見於幾也據所當以爲止豈其幾之或息乎弱而固者曰吾安吾止而違恤焉惟其然而固不安也天下未有滯於一隅之當而可使心之無震動者也有見於幾而數迎其幾豈遂不可康也乎慧而僂者曰利用吾幾以應天下之幾固無取於康也惟其然而固不能康也天下未有以變宅心而可應天下之變者也夫心之所以不知所止而危殆者無他意欲亂之耳安止者奉道以爲棲泊而意不流於僻欲不得而閒焉而猶懼其堅以自信者失此心察微盡變之大用也夫心者得天園運不息之靈以爲流行之體而困於自信之區字其可以安乎惟夫至靜之中意不妄欲不勞而於理則經之緯之曲折以迎其方生之緒故端凝以處而聰明內照固無須臾之滯矣故亟告安止者以惟幾所以盡心之生理也乃旣研心以盡慮而無或怙所安以自困又懼其心之疲役而數遷也乃其所

以不康者心之爲靈也善動如止水之微撼而波不息也則惟見智之足恃巧之足樂任其所往愈入而愈曲則機智興焉而理不足以爲之畛域者夫善審幾者以心察幾而不以幾生其心故極心之用可以大至無垠小至無閒式於不聞入於不諫而其爲幾也盡心之用不盡物以役心也故肸鬻如聞寂光如燭而不爲智引不爲巧遷夫然而大明終始者六位各奠其居矣至此而後心之爲用也無不盡矣無不盡者不盡於所盡而方靜方動方動方靜以一念函三變以不相悖害也無不盡而性命之貞盡矣於是而天下之蹟於此焉應之無不順以正矣何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陰陽之有成象萬物之有成形是非之有成理吉凶之有成數皆止而不遷者也動之必靜者也雖欲不安而不能而紛擾膠葛以利害動其心者恆罔於其一定之軌則而憧憧於往來乘大正者以御陰陽以判萬物以斷是非以貞吉凶非自安而忘物也本無不安靜以應靜而安如其安也然而天下則已幾矣一靜之必一動者然也陰陽之變無畛也洩於極盛之中而後著於已衰之後萬物之用無常也成其各正之性而自有其相感之情是非之際

甚微也君子有不可恃之仁而小人亦有未亡之彘吉凶之至不測也成乎吉者置其已得而迎其未來貞於凶者小信且窺而微權當審故方其靜見爲靜而動者固然矣乃卽其動而靜者初未離也無不可安者惟其幾也故曰知幾其神乎介於石也然而陰陽之變皆可承也萬物之用皆可任也是非之數移無往而不有是也吉凶之遞進無處而不可吉也一動一靜而天下之理畢也則知幾者知之而已矣善之而已矣窮神知化通志達情而心恆持其衡又豈有不康者乎嗚呼至於康而耳且順矣從欲而可不踰矩矣帝之道聖之功至此而極矣子曰爲之難難此者也一念以安止卽一念以惟幾而又必其康也心有兩端之用而必合於一致天下有三繫之情形而各適如其分以應之聖人之用心至於義精仁熟而密用其張弛開合之權以應天地動靜之幾無須臾而不操之以盡其用蓋用心者聖人以之終身以之終食而不曰理已現前吾循之而無不得也此大禹之心傳爲千聖之統宗至矣哉

尚書引義卷一終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 commentary or a collection of references related to the 'Shangshu' (Book of Documents).]

尚書引義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禹貢

立人之道曰義生人之用曰利出義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嗚呼利義之際其爲別也大利害之際其相因也微夫孰知義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誠知之也而可不謂大知乎由義之潤下有水之用由義之炎上有火之用由義之曲直有木之用由義之從革有金之用由義之稼穡有土之用潤下而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蕪有木之害從革而傷有金之害稼穡而莠有土之害由此言之出乎義入乎害而兩者之外無有利也易曰利物和義義足以用則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離義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統於五行而顯焉逆天之常乘天之過偷天之利逢天之害小人之數數於利也則未有不爲凶危之都者矣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義

之所自著害之所必遠始於五行昭其義終於六極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務義以遠害而已矣天之生水也非以爲利也其義之潤下者不容已也義之潤可以澤物義之下可以運物於是乎細人見以爲利而邀之見爲利則不見爲害而惡知其潤下之過適以爲害也哉制害者莫大乎義而罹害者莫凶於利於義不精而乘之於害不審而櫻之於是乎愛尺寸之士以與水爭命於行下狎滔天之勢以與水朋虐於中原伯鯨之戮彞倫也大抵以利焉階之也乃若禹之治水也正性定命循義所安而不貪其利捐利與水而不受其餌分而灑之匯而居之河播爲九江分爲三地有所不惜燬有所不憂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兗州之作遲之十有三年直方正大之志氣伏洪水於方剛而子然一人之身率浩浩蕩蕩之狂流以歸壑而莫能抗義之所自正害之所自除無他遠於利而已矣今夫水五穀百卉之所滋也蒲莞鱗介之所處舟楫貨粟之所通也當其順而利存當其逆而利亦未嘗亡也蓋義之本適於用者雖乖沴忒行而性不易則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從而大於是乎以害爲利以害之尤爲利之

大細人乃顛倒僭督自困於利之中以亟逢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位爲司空命受於天亟居尊席威馭生民以試其傲幸之智率族闔邑駢首漂骸以填谿壑而無遺斯可不謂大哀者乎是故有義勝之水吠滄是已有害勝之水瀑湍是已有義害相半之水江漢淮沈之類是已有義一而害十之水黃河是已其一義者以蕃部之水而朝宗於中夏自此以往則皆其害焉者矣天之勞我中夏之民而警之以蹈義而遠害也嫁夷狄之橫流以衝突乎兗豫青冀用文之國安土者不能逃焉而實受其禍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遠而裁之以義則庶乎其禍可衰止外此者無策今攷歷代治河之得失禹制以義漢違其害宋貪其利蒙古愈貪焉而昭代沿之善敗之準昭然易見也制以義害不期遠而遠矣違其害害有所不能違矣貪其利則樂生人之禍而幸五行之災也害之府也夫中國之有河猶其有夷也三代無□□之策而有□□之義漢急□□之功而不貪□□之利唐始用□石晉遂用□宋兩□□而其禍乃大槩可觀矣遠害而害不勝遠則莫若捐利而不貪雖有突騎效其死命知藩籬之不可撤也而後花門海上之禍絕

雖有長流夾乎腴土知浸淫之不可啓也而後齮堤潰野之害消愚矣哉宋之以
蜜餞舌以齒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逆河回流瀦以爲塘水財不足
以阜用而乘河之壅畦以爲淤田天貽之憂宋耽之利曠寇以爲依幸禍以爲福
彼昏不知又何怪其借金滅遼以失中原借金以失江左哉夫差之橫也江
淮以通楊廣之悖也汴泗以合女真蒙古之亂也衛濟以一南旺以引仰命於河
以爲漕運支流旁午交絡四出徐兗豫冀維揚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意北而憑
陵焉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宋禮承之以從欲而邀賞嗚呼數百年之閒天以
夷禍中國而紓之於水也浸使有陶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災則齊魯宋衛
徐吳之民雖有不魚者鮮矣禹棄可食之壤割以與河今貪難制之流邀以爲利
智愚之分義利之別義利之分利害之別民之生死國之禍福豈有爽哉豈有爽
哉當禹之世賀蘭鹽池之境未嘗入中國也故禹功訖此使唐虞提封得如漢之
兼朔漠唐之斥河湟也我知禹且建萬世無疆之休絕漠而東放河流於奉聖川
鴛鴦泊繞遼山以入鴨綠則中國遠害而夷受之四州之土不待治而適有居也

使其然也塘水誰與塞淤田誰與墾漕運誰與通小人之言利者抑將無術以逞而哀此羣黎平居無埽堤之勞淫雨無昏墊之憂矣天未悔禍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以鬪捷招寇而圯其族孟子曰率獸食人此率水而溺人矣人之食於獸者百不得一也死於水者空城殫野而不厭然則爲塘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害天下與來世亦潛矣哉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於是而有灌城之事水抑自有義焉不助凶人之惡也故智伯之於晉陽蕭梁之於淮堰宋人之於北漢雖滔天之流祇益孤壘之堅雖韓魏之肘足無謀而無卹之城固與北漢而俱安智氏之軍且與淮堰而俱漂也後之人雖甚安忍其尙鑒於此勿遏無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適以自害也乎

甘誓

功罪者風化之原也功非但賞之足勸罪非但刑之足威也雖其爲不令之人與然而必避罪之名以附於功之途夫人自伸之情相獎以興莫知其然而自動無賢不肖一也故正名之曰功而天下趨之正名之曰罪而天下違之帝王尤慎之

矣世之降也風日竄化日靡民日偷國日亂非徒政不綱教不飭也功非其功罪非其罪也功非其功未嘗非功罪非其罪未嘗非罪而古帝王之功罪不尙焉後世且以爲迂遠而不切於治亂故功罪之名三移而風化之衰也三變而益趨於下最下以臣與民之不順於君者爲大罪而忘其民其次以君與吏之不恤其民者爲大罪而忘其天君依民以立國民依天以有生忘天則於民不忘而民暗受其戕賊矣忘民則於君不忘而君必受其裁害矣古帝王之亟賞以爲功亟誅以爲罪者惟天爲重故堯知鯀之方命無君也其圮族無民也而姑試以五行之政夏后之征有扈也不斥其叛天子虐下民而鳴鐘擊鼓以聲其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得罪於天者雖無虐於民無犯於上而天討勿赦如此其嚴也後世之法曰爲大罪而不赦者曰罔上曰誤國苟有欺隱營私之迹則雖响燠其民民爭懷之弗可貸也其次曰傷民命曰侵民財苟無淫刑科斂之愆則雖獲罪於天天所弗祐所弗問也嗚呼夫孰知不畏於天名爲恤民而民實貽以感不恤於民名爲憂國而國實受其敗也惟古帝王知國之所自立民之生所由厚德所由正也克

謹以事天而奉天以養民方命圯族之辜視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而可從未減
豈世主具臣之所能知哉曷言乎威侮五行也五行者天以其化養民民以其神
爲性者也是故濬川以流惡改火以養正拔木以昌民氣藏金以戢民心平土以
安民志不使不足也枵匱以吝於用尤不使有餘也淫佚以蕩其情弗慎其節宣
而俾愚氓之自登自耗也則其威侮也甚矣苟威侮之而五行之害氣以虧人之
養而鑠人之性也不可勝道矣曷言乎怠棄三正也三正者天所示人以氣至而
主其感者也是故以天統事天而迎其陽以地統事地而敦其質以人統治人而
興其用占星以修祀知神之格以精之至也候氣以吹律知和之至以風之應也
序辰以課耕斂知生成以時而協也順節以詰兵刑知明威以度而行也弗謹其
候而任情之動以作以輟也則其怠棄者多矣苟怠棄之而三正之和氣已先人
而逝後人而弗逮也人罹其災矣夫和氣者氣之伸也害氣者氣之屈也五行之
英在形之未成而有其撰迨形之已成而含其理三正之常往過者退而息機來
續者進而興事是屈伸之化理所謂鬼神也鬼神則體物不遺矣威侮而怠棄之

是遺之矣遺之而孤行其意欲或圯事而不修或疲民而妄作曰自我尸之以使民奉我而我以臨人復奚忌哉是則顯與天爭勝而不恤一言一動莫非鬼神所應違也君與吏尙何有於民臣與民復何有於君乎故帝王之奉詞以討必誅不赦之罪者在此而不在彼世主具臣何足以知此哉且夫後世之功罪以民事爲殿最以國計爲忠邪者救末之術彼亦有所不容已焉天之弗畏五行亂矣三正忽矣於是而民窳而吏僑水火金木且爲斂攘刑殺之用祁寒烈暑且爲殘暴怨恣之尤民乃孔棘而俗乃益偷爲君子者重念其顛隳憔悴之荼毒則錄救民之功而嚴殃民之罪弗暇問天矣天之弗恤而胥怨胥讒以與上抗吏因其亂威脅其下以誣上而營私苟利於己國危而不恤民之旣離君孤而莫援世主之所懟而亦忠臣之所憤則衛國者爲功而負國者爲罪且弗問民矣乃從其本而言之秉五行三正之紀者天也妙五行三正之化者鬼神也忘乎天而天絕之忽鬼神而鬼神怨恫之則五行之害氣昌三正之和氣斲人理微而人心迷以不復天下師師相獎於功利千百姓之譽者賢矣逢人主之欲者忠矣志偷而不警智憊而

弗擇浸淫及於後世不復知有五行三正屈伸之化理司生成禍福於體物不遺之中知有其名者又徒九黎之邪妄通地天以亂人紀則子可不知有父人可不異於禽於以敗國亡家驅民於死地始以殃民病國之刑書督於其後不已晚與嗚呼莫威匪天也莫顯匪鬼神也天之化隱而鬼神之妖興愚者以孤虛生尅竄三正之顯道妄者以狐祥物魅擅五氣之精英慧者厭棄之則又謂天壤無鬼神五行皆形器之粗三正抑算術之技恃氣而陵轍焉古帝王爲萬世憂亟正其刑以代天而伐罪商周以降此法不行無怪乎風化之日積矣漢人彷彿其意以災異免三公以五德辨禋祀而拘牽名迹固非五行三正之貞也是以不可以訓自是而後風化益以陵夷佻達之子沈沒於名利不知何者之爲天而彝倫因以泯喪非九黎則有扈也安得修帝王之刑賞者正名定罪以矯之正也

胤征

陸贄有云動人以言其感已淺然而有所感者則以感人於俄頃之間者也生而驅之死逸而驅之勞分義足以動之乎畏死憚勞之情璞然內發者智不及度勇

不及持自非英豪之慷慨捐生與賢哲之從容赴義則固倒行於窮途而親上死長之情不知其何以忠良於是而敷心腎肺腸以爲言振蕩其俄頃之耳目以生其勃發之智勇言之所應雖淺而固可有功是故虞夏以來無居平之誥誠而有臨事之約誓焉古之帝王誠知其感之也淺用之也惟俄頃故其爲辭也不過激其氣以使之盈不畸重其權以使之疑其感之也若不足而以感也已足矣不激而使之盈者何也氣盈而怒怒盈於外者必枵於中嘗觀於鬪者矣詬誅勝而拳勇衰矣不畸重而使之疑者何也有所重必有所輕雖在倉卒聽以耳發以氣而未嘗及以忽也雖乘其俄頃之情而無長久之義以使熟思而不數則一疑而羣疑交起疑之疑之遲回卻顧而必潰鈇鉞不足以威之矣嘗觀於嚴父之訓劣子矣詞已費而反脣於夫子之不正矣以今觀於甘誓胤征之文簡而不盈規其長久而不畸重乎已斯之謂體要之辭辭之善者君子以之動天地而況於人乎禹之明德夏道之忠敬天下將百世戴之不再傳而有扈犯順以抗王師不五世而羲和叛官以黨后羿惡之不勝誅者也然而后啓胤侯之執言也則使罪浮於言

而不窮言以浮於罪夫亦曰彼之滔天以貫盈者夫人知之而不俟於言也舉其
大端以正有事之名舍其一切以畜人心之怒則氣不洩於言而勇可給於氣整
齊其行陳要戒其淫戮矜持其有餘而急繕其不足若此者所謂不過激其氣而
使之盈也分義者民之均重也權藉者己之畸重也爲臣而犯其君爲臣而背公
死黨以弱王室分義之不赦者也分義不赦而何有於五行三正之精微分義不
赦而何有於沈酒昏迷之瑣屑乃分義均重而民喻其不赦權藉畸重則民且疑
君之死己以安也俄頃之際所喻者不敵其喻死喻勞之心則將曰喪君有君而
喪身無身矣惟是三正五行天戒臣憲者王爲民修之侯爲民守之民用所前而
民居之自協者也今略畸重之權竝略其均重之義而獨重其權於民民乃曉然
於衆憤之不容己而牽率君相以屈民之罰於是而人之視公戰猶其私鬪非使
我以一旦之肝腦易天子玉食之靈長而不惜致死以爭搗姦宄之胸矣此所謂
不畸重其權以使之疑也是故臣于君則略其無將之義而執辭以民以謂天爲
民而立君不勦民以奠君也甘誓胤征是已君殃民則略殄其師之虐而聲罪以

天以謂天篤后以匡民不殘君以逞民也湯誓是已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曰予恤民毒不忍不正也曰率割夏邑有衆率怠不曰率割下國衆致其怒也夫乃以堅長久之義而其權不畸畸重於上民以爲厲己畸重於下民以爲餌己民猶暑也衆疑之府也君子蓋慎之已故於殷周之際而知道之降也武王之誓言之畸也列紂之罪擢髮以數而氣亦竭矣寧執非敵惴惴以恐於是而幾殆矣列紂之罪擢髮以數斲脛剖心之無遺也八百濟師血流漂櫓能保匹夫匹婦之無橫死於會朝而可反脣相詰者乎義士所以有易暴之歌商洛之頑民亦且生簡迪之怨千里之應捷於桴鼓君子之言之動天地而可不慎乎周之誓不及殷之誥春秋之詞命不及豐洛之誓命盈虛生乎志氣輕重定乎權衡義於此精道於此立不可誣也戰國說士之辭悖道而相搖以勢此意斬矣又降而爲陳琳阮瑀之流如健訟之魁怒鄰之婦勃氣憤盈莠先自口尤君子之所羞稱也下此而齊梁之季馳檄相誇取青妃白競巧於流血塗肝之地苟有心者能勿觸目而酸心乎夫古之帝王以善其言者豈於其言而善之與忠厚宅心則氣不盈而不忍

盡物之短正已無求則權不畸而不苟幸事之成養天下之和平存千秋之大義
立誠以修辭辭皆誠也則惡之者雖在俄頃固可以昭告萬世而無慙矣孔子曰
我於辭命則未能也言不於辭命而求善也

尚書引義卷二終

尚書引義卷三

衡陽王夫之譔

仲虺之誥

易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誥之言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夫事與人之相接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不可謂事也何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天下非無事也而非吾之所得制非吾之所得制則六合內外固有不論不議者矣則固非吾事矣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者不可謂心也何也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吾亦非無心也而無所施其制無所制則人生以上固有不思不慮者矣是尙未得爲心也是故於事重用其所以來於心重用其所以往於事重用其心之往於心重用其事之來往來之界眞妄之幾生死之樞舜跖之分古之君子辨此而已矣心之往則必往矣事之來則必來矣因其往而放之者縱也因其來而交之者欲也於其往而固遏之於其來而固拒之內與外搆力爭其流者克伐怨欲不行者也於其往而遊於虛於其來而制以機往而曲以避物

之來來而巧以試心之往以反爲動以弱爲用之術也古之君子則皆灼然見其非道而不此之務矣是故酌自然之衡持固有之眞以範圍往來於不過其往也極其用而不忒其來也順以受而不逆夫是之謂建中也嗚呼非察於幾達於誠而知心與事之浹洽以利用者孰能與於此哉天地之德日新富有流動充盈隨在而明其義於有形有色無方無體之中者至足也其流動也洋洋日發而無不及使不及焉則此且虧臆而不紹乎彼洋洋日發者本無不直也其充盈也森然各立而不可過使可過焉則此且溢犯乎彼而彼不足以容森然各立者本自有方也道之在吾身以內與其在天地之間者旣如此矣流動者與物酬酢以順情理而莫有適居充盈者隨事有宜以應時變而莫能協一必待行之而後可以適焉必待凝之而後可以協焉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耳目口體形著於實受來以虛視聽言動幾發於虛往麗於實其互相入者有居中以宰之者也以凝之者行之斯以事無不宜而心無有僭卓然而有其直卓然而爲其方居乎此以治乎彼故曰制也夫然受中以生則無不直而無不方內之則旣然乃中建於天下

有定理焉直之方之所自著也外之亦既然矣故告子之言曰義外而言禮之駁者亦曰禮自外作夫內之既卓然有可凝之直方矣則義禮之俱非外也亦明矣我無以辨外義禮者之非也則以外非無禮義而不制於我則非我之義與禮也蠶螿之君臣虎狼之父子相鼠之皮體燕鴈之配耦何有於我義外之非夫人而言之孟子之辨已析也禮外之云樂記之枝詞也而賢者徇焉乃以云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朱子云則是於其來而授物以所未有於其往而增益以心所本無日以其心與天下構而日以天下與心構舍自然之則忘固有之真斯何異於老氏所云反者道之動哉且夫義之必內如冬知湯而夏知水也禮之必外其且判渙於天地之間自爲一類如風之不可以目見空之不可以手握乎將禮之用孰從而舉之禮之名亦不足以著於人矣義之內也以智而喻禮之內也以仁而顯喪之哀祭之敬食之不糝兄臂色之不撻處子亦惟以求歉乎心也必求如此而後慊於心則心固有之故曰復禮則亦如秦炙吾炙之胥旨吾舌矣若禮之立於吾前以待用者既似授之規矩而非木之能自爲方圓授之羈勒而非

馬之能任驂服可云外也則義亦顯立吾前賢在而授以尊長在而授以敬充外禮之說亦未有不可以義爲外者也古之君子智足以喻此萬物之充盈以來以形之虛者應之俾得所歸而宜以協仁足以顯此吾性之流動以色之實者奠之俾安所止而典以敦事與心胥制於所建之中反身而誠不遠矣蓋天理之流行身以內身以外初無畛域天下所有卽吾心之得吾心所藏卽天下之誠合智仁通內外豈有殊哉彼智不足以及此者其昏也因其往而往之因其來而來之其鑿也於往而禁其往於來而忘其來仁不足以守此者其妄也任其往而之於敝任其來而汎爲交其矯也苦持其往而不得所麗過杜其交而不綏以宜亦惡知往來之幾形形色色之誠自有其中焉而建之也哉執之無權存之無本而內不放出以制心外不放入以制事斯釋氏鼠入牛角之謂與於不仁之甚者可弗辨乎

湯誥

顯性之有而日言之易謂之縵書謂之衷詩謂之則孟子謂之塞求其實則中庸

之所謂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終與終之始與始之終以密合乎始始以繇互乎終相依而不貳不著其文而已盈靜與存而皆安動與行而不滯官不過而如其量神周流而恆不失故曰衷也夫人之有形則氣爲之衷矣人之有氣則性爲之衷矣是故痿瘳者形具而無以用其形則惟氣之不充乃形未有毀是表具而衷亡也然則狂易者氣具而無以善其氣則惟性之不存乃氣未有餒是亦表具而衷亡矣氣衷形循形而知其有也性衷氣循氣而不易知其有也故君子之道鮮矣今夫氣則足以善足以惡足以塞足以餒矣足云者有處於形之中而堪任其用者也若夫恆而不遷善而無惡塞而不餒者則氣固有待而足焉而非氣之堪任也故曰性衷氣也氣非有形者也非有形則不可破而入其中然而莫能破矣而網緼擗散者足以相容而相爲載則不待破以入而性之有實者固與之爲無閒夫性之爲衷於人也不待破而入非徒於氣然也形亦莫不然也破目之黑白而求明之藏也不可得破耳之窾音科曲而求聰之藏也不可得因實而入實則亦因虛而入虛凡有形而皆入焉亦凡有形而皆衷焉耳亦衷此也目亦衷此也

四體百骸而皆衷此也凡有氣而皆入焉亦凡有氣而皆衷焉衷乎形者氣衷乎氣者乃天之所降之衷則亦微乎人之形氣皆爲之衷也哉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面背四體形也氣之表也以見以盎以施氣也形之衷也乃其根心而生色者更有衷氣者存也君子所性也是故人之生也氣以成形形以載氣所交徹乎形氣之中緜密而充實所以成所以載者有理焉謂之存存人之死也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性之隱也未嘗亡而不得存者與魂升與魄降因其屈而以爲鬼神故鬼神之與人一也鬼神之誠流動充滿而人之美在中也其屈也鬼神不殊於人而其德惟盛其存也人亦不殊於天而其性以恆然則此衷也固非但人之衷而亦天之衷矣形而下者人之性形而上者天之理故衷曰降非其麗乎人而遂離乎天也天下逮於人人之衷卽天之衷也且夫天之有衷奚以明其然也今夫天蒼蒼而已矣曠曠而已矣蒼蒼者不詘曠曠者無極氣也而寒暑貞焉而昭明發焉而運行建焉而七政紀焉而動植生焉而仁義禮智不知所自來而生乎人之心顯乎天下之物則焉斯固有以入乎氣之中而爲氣之衷者附氣以行

而與之親襲氣於外而鼓之榮居氣於中而奠之實者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一陰一陽劑焉統天之行元亨利貞而四德敝焉是則天之衷也形而上衷乎天形而下衷乎人由天以之人因其可成可虧而降之人乃受於天亦既主形主氣而莫不以爲性之藏也故曰恆是故形則有恆也氣則有恆也然而有不恆者形之有痿蹙性之有狂易或傷之或陷之一人之身而前後殊斯不恆也形之有利鈍氣之有衰王利易而鈍難王壯而衰餒均人之身而彼此殊斯不恆也其不恆者何也文著於外質凝於內著於外者枵其內故與衷而相離滯於內者困於外故衷不效於用也衷也者其外不著其內不滯柔與爲柔剛與爲剛動而不喪靜而不遺無所忤而柔順與親無所撓而剛健與幹化不流而居不失則亦奚有不恆之咎哉恆者何也曰誠也誠神誠幾於物胥動誠通誠復於己皆真斯以屈伸變化終始弗離而莫有不恆矣嗚呼古之知性者其惟自見其衷乎仁義禮智以爲實也大中至正以爲則也闇然而日章以內美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以充美也故曰乾坤易之緼邪變易者其表之文健順者其裏之著切略與惟此不察

則且以玄牝爲根而其中枵然則且以督爲經而其動扎然則且以運動爲性而其守蕩然則且以真空爲體而其主冥然忘其衷之縕褫其縕之塞生民之性淪胥以鋪非直日用不知者之咎也

太甲一

權重於經者也經有未審縣重以酌其平之謂權也而或以爲輕於經而行其妙則諄矣重於經者持而乃得其平輕於經者反而外移於衡之杪則權重而物輕物輕權重物且昂起而權墜矣何有於權之用哉爲魯莊公責者曰母不能制當制從母之人審然則太甲之狎於弗順不必放桐而但施刑於弗順之宵人也其可哉此有道焉亦有權焉制弗順者則畸而之輕制太甲則持而之重也嘗試論之以本末言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本也弗順者之給其欲導其縱末也不持其本而急其末猶攻毒者之急四支而遺腹心也一弗順退而一弗順進一弗順殛而一弗順興故曰人不足與適也不足者力之不足我處外庭而輕權之不足彼在君心而重也以情勢言太甲之情弗順者之勢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

聲四體之於安佚夫人之不能廢而獨謂君上之不宜有此乎弗順者見制而不
逞則重爲減替以相激將使安飽之不給乃宣言曰是使王監門與阜之不若也
沖人何知始相憐中相悼終相匿而睽於元老者益孤矣良娣刻木以行碁而鄴
侯疏劉瑾伏地以請死而韓文絀其明驗已如其欲顯戮之與則害尤有重焉者
凡權臣之偏主恆先削其君之肘腋故后羿篡而洛表無反鬪之臣州蒲弑而匠
麗先胥童之死今以靖獻之心弗擇而蹈其轍左右相依之媚子且放一人焉夕
誅一人焉取之君側而肆之市朝辱爾沖人始則姑聽之繼則涕泣以講之又繼
則甘心羣小以報之矣彼羣小者旣挾尊主之號以爲彈壓之名其主亦懷孤立
之恐而已抑終以投鼠忌器之故不得大快其所欲爲卿尹百辟其不中立以祈
免者鮮也則身危而國亦隨之矣均一非常之舉則何似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
以散宵人之聚也是故略庸人之好惡審天理之權衡伊尹所以任堯舜之道於
躬而直行不憚也夫佞倖持權權移而毒下逮天下且血皆楹腕以爭致其怨惡
而君之失德獎姦姑寬假而不忍深求此亦君臣之彝倫所不可泯而要以爲庸

人之好惡何也畸其重於佞倖而不諒其不足以有爲也若夫天理之權衡善有所自植惡有所自致君實處隆墀遠壑之勢而給欲導縱之夫固卑且賤以順君子之命或趨善或趨惡猶驟雨之乘回風可使南而可使北君子豹變則小人革面固大人君子所矜宥而移易者也積不欺之忱膺毋貳之棐拔本塞源以正告天下萬世而無疑則弗順之子淵藪已失而不敢以螢尾爭日月之光亦震驚湔洗謹執其唾壺虎子之司矣故于桐初放未嘗有流竄匪人之刑奉冕旣迎終不有易置近臣之事然而太甲思庸則已捷於枹鼓其效爲不爽也格君心之非者經也放之以格之者循經而尤重之也人不足適而急於適人者末也適不可適之人而以自詘者益爭於末而倒授以重之昧者不知嘗試輕杪而利其易制覆取墜焉其不可與權也久矣乃伊尹之克任大權以正大經者一介取與之義咸有一德之貞志大明而誠豫立彼魯莊者固不足以語此也無哀毀痛父之忱無枕戈報齊之志經已拂矣權不足以持矣然使取文姜之左右鉗束而誅戮之將文姜挾君母以內訥羣小恃外援以一逞元父之於胡媪五王之於二張斯不亦

後事之左驗哉魯莊公而果可爲人之子也飲血誓死與諸兒爭命於原野上告天王正文姜在宮之辟棄位逃祿幽憂以死於草土而後車中之怨可雪是尹處其易而莊處其難然使莊之篤孝如尹之忠也則姜淫不敢宣桓勢不孤立雖以諸兒之禽心抑不敢談笑而賊人君父且如雲如水肆醜行於康莊矣子母親而感終易君臣睽而感愈難尹處新造之邦莊正適儲之位則尹固處其難而莊處其易也童昏不知道淫縱賊在位具臣申繻御孫皆不足爲有無乃欲制從母之人以釀肘腋之禍不亦愚乎彼魯莊者固不足道而說春秋者以制母從人爲權豈知權者哉惟尹而後可與權惟尹而後可與經也

太甲二

習與性成者習成而性與成也使性而無弗義則不受不義不受不義則習成而性終不成也使性而有不義則善與不善性皆實有之有善與不善而皆性氣稟之有不可謂天命之無氣者天氣稟者稟於天也故言性者戶異其說今言習與性成可以得所折中矣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

頃命之哉但初生之頃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於一日俾牢持終身以不失天且有以勞勞於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無可損益矣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形化者化醇也氣化者化生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爲胎孕後以爲長養取精用物可受於天產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夫所取之精所用之物者何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足以爲長養猶其足以爲胎孕者何也皆理之所成也陰陽之化運之也微成之也著小而滴水粒粟乍聞忽見之物不能破而析之以晝陰陽之眡斯皆有所翕合焉陰爲體而不害其有陽陽爲用而不悖其有陰斯皆有所分則焉川流而不息均平專一而歆合二殊五實之妙翕合分劑於一陰一陽者舉凡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聲心得

之成理者皆是也是人之自幼訖老無一日而非此以生者也而可不謂之性哉
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則皆其純粹以精者矣天用
其化以與人則固謂之命矣已生以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自取自用
則因乎習之所貫爲其情之所歆於是而純疵莫擇矣乃其所取者與所用者非
他取別用而於二殊五實之外亦無所取用一稟受於天地之施生則又可不謂
之命哉天命之謂性命日受則性日生矣目日生視耳日生聽心日生思形受以
爲器氣受以爲充理受以爲德取之多用之宏而壯取之純用之粹而善取之駁
用之雜而惡不知其所自生而生是以君子自彊不息日乾夕惕而擇之守之以
養性也於是有生以後日生之性益善而無有惡焉若夫二氣之施不齊五行之
滯於器不善用之則成乎疵者人日與媮暱苟合據之以爲不釋之欲則與之浸
淫披靡以與性相成而性亦成乎不義矣然則狎于弗順之日太甲之性非其降
衷之舊克念允德之時太甲之性又失其不義之成惟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
屢移而異抑惟理之本正也而無固有之疵故善來復而無難未成可成已成可

革性也者豈一受成惻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渝已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出王游衍之頃天日臨之天日命之人日受之命之自天受之爲性終身之永終食之頃何非受命之時皆命也則皆性也天命之謂性豈但初生之獨受乎形之惡也倏而贅疣生焉形之善也俄而肌膚榮焉非必初生之有成形也氣之惡也倏而疢疾生焉氣之善也俄而榮衛暢焉非必初生之有成氣也食谿水者瘦數飲酒者魑風犯藏者喎瘡入裏者厲治瘍者肉已潰之創理瘵者豐已羸之肌形氣者亦受於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如斯矣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於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周子曰誠無爲無爲者誠也誠者無不善也故孟子以謂性善也誠者無爲也無爲而足以成於幾也幾善惡也故孔子以謂可移也有在人之幾有在天之幾成之者性天之幾也初生之造生後之積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與成焉人之幾也初生所

無少壯日增也苟明乎此則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極未分以前目前是已縣一性於初生之頃爲一成不易之惻揣之曰無善無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嗚呼豈不妄與

咸有一德

言道者胥言一矣乃從乎形氣而數之則一者數之始也以俟夫增加者也依於道以言之則一者數之終也無不統會者也且以數而言之一而小成十也其大成萬也乃至參差不可紀之至蹟而會歸於一則莫有踰於一者也若其可倍而生二析一而破之也參而生三伸一而歧之也取其破析分歧之餘而孤持其一則必至於賊道伊尹曰咸有一德據純德之大全而言也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不可生二以與一相抗衡生三以與一相鼎峙也明矣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非散殊而有不一也又曰無自廣以狹人非傳取而有不一也是故道非可汎兮其可左右也非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三居二之冲冲而用之不盈也誠汎兮其可左右與師左則不協於右師右則不協於左矣誠冲而

用之不盈與將虛中以游於兩端之間自廣而狹人天下之德非其德矣老氏以此壞其一而與天下相持故其流爲刑名爲陰謀爲兵法凶德之所自生故曰賊道也夫以左右無定者遇道則此亦一道彼亦一道以用而不盈者測道則方此一道俄彼一道於是而有陽闔陰闢之術於是而有逆取順守之說故負婦人嬖宦寺而以霸焚詩書師法吏而以王心與言違終與始叛道有二本治有二致仁義亦一端殘殺亦一端徜徉因時立二以伉一乘虛擇利游三以亂一乃囂然曰凡吾之二三皆一之所生也而賊道者無所不至矣老聃之幸不卽爲天下禍也惟其少欲知止不以天下爲事耳不然又豈在商鞅李斯下哉古之君子雖遇中主進危言而不姑導以龐雜之術全而學之全而用之聖足以創賢足以守中材猶足以不亡其惟一以統萬而不二三以伉一乎一以統萬者達天者也今夫天則渾然一而已矣天居一以統萬聖合萬而皆一尹自耕莘以至於割夏一也道義以嚴取與也湯自有國以有天下—也義禮以制事心也夫是之謂達天有其始卽以之終有其微卽以之著立一資始之謂統天成—允終之謂成物含—於

中之謂盡心傳一於言之謂窮理合天下之臣民舉萬事之綱紀胥一於善而無不實也無不純也故冒天下之道而不可過貞天下之觀而無所疑一之用大矣哉彼之析一以二游一於三者侈數廣而執一狹狹於執一侈於生三而放以之於萬以自廣而狹天下則始之局量以小規模以隘而不足以資始終之設而蔽蔽而窮而不足以成終不知大備之謂一者其賊道固必至於斯也夫惟備斯純惟純乃大是故周子伸一而圍之以爲太極二殊五實仁義中正之理不一也莫不備也而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夫太極旣已範圍天下而不過則且何所容小人之悖乎悖云者舉一所備之二以伉一舉一所函之三以游一勢逆而背其宗也道一而已矣一以盡道矣道非大而非小不得曰道生一一該萬矣萬爲一矣二亦萬之二三亦萬之三萬乃一之萬不得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由此以積彼堅彼以敵此因以有常師因以有常主專師多蔽而專主不達測之妄而執之吝不能出於一之中而固已悖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嗚呼可不慎與

說命上

君子之道无妄而已矣天積陽於上而雷動於下積者誠也動者幾也誠而幾神矣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則大亨以正大亨故通乎幽明正故絕其疑似通乎幽明其言也順絕其疑似其言也信順以信乃以无眚無疑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誠則物之終始賅而存矣若夫疑者則必其妄也疑也者非有也有則不疑也疑之者非無也無亦何疑也非有而有非無而無非有非無而亦有亦無則夢是已今夫夢其積非富有知其不原於誠其動不以時知其不足與於幾不誠不幾而若有神焉豈神也哉故孔子之自言也曰五十而知天命誠也六十而耳順幾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神也神無方矩有方神而不踰其方則神不離乎誠也无妄之德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故老不衰而益盛若其言夢也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盛而夢衰而不復夢或夢或不夢而動不以時血氣衰與之俱衰而積之也非其富有然則夢者生於血氣之有餘而非原於性情之大足者矣故高宗之夢見傳說之形其不足與於誠也審矣論者乃致疑於說之來高宗之往而曰豫知容貌者神朕兆先見者誠豈其然乎夫誠者實有者也前有

所始後有所終也實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也神者無爲也形之未形體之未體者也則五常百行賅乎誠著龜四體通乎神誠仁顯而神用藏也夢說而有成形用不藏而非神矣獨見獨聞而非有所終始仁不顯而非誠矣非誠而言神疑之府也妄之徒也君子之所闕而不言者也然則夢說之形而旁求惟肖者抑又何也形者血氣之所成也夢者血氣之餘靈也血氣者一陰一陽之形而下者也同聲則相應同氣則相求形與夢同受成於己形之器於是乎夢可有形則居然若有一傳說之立乎前矣然而無與於形而上者故能得傳巖惟肖之形而說所啟沃之忱辭不能有其言而識諸寤也蓋器可詭遇而道不可疑聞也藉其誠而神焉則奉若之訓胡不徑相授受於夢中以成不疾而速之化乃必待說之拜手以進獻哉血氣之靈有時而清焉有時而濁焉恭默不言高宗能澄其血氣之濁以嚮於清故其於傳說固有之形相遇於若有若無之際然而誠未至焉幾未通焉神未顯焉則得其粗而不得其精夫人意欲乍澄之頃乍離乎粗濁而與兩閒固有之成形相爲邂逅洵有然者程子所云縣鏡於此有物

必照非鏡往非物來蓋此時矣鏡器也物亦器也兩器之體異而均之爲器則其用合鏡不含物物非鏡生清則物現濁則物隱亦其固然矣然而鏡終器也道不生也故物影現而物理終芒也董五經豫知伊川之來者此也季咸知人之吉凶者此也釋氏之他心通者此也息紛紛膠膠之妄動而有其孤靜由孤靜而生孤明孤明之主一資於血氣之清故無形而可有形影著而與形不爽然於形上之道終茫然未有與也蓋以血氣之靈爲見聞之區宇雖極其清明而終如鏡之於物物自物而鏡自鏡也鏡平則面正鏡有凹凸則面邪得其正則爲高宗之夢傅說得其邪則爲叔孫豹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矣邪者妄而正者亦非誠也故曰其匪正有眚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志氣者與理爲用誠之所自立也如神而道由以生誠不可揜幾不可禦神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堯之得舜顏之事孔相孚以心相鄰以德奚夢之足云哉柰之何登彼乍發之隙光謂之曰誠謂之曰神也君子以无妄茂對天下在文王之詩矣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天誠也昭明也誠有其明非鏡之資日光以爲明也於昭于天而天下仰明焉則神矣故其詩

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而興德其成人造其小子誠以求之則濟多士而文王以寧矣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之降雨惟其時也雨降而雲滋出惟其富也教育人才開之先也其不然者晴雲拔起於谿谷雖雨而無終朝之勢氣蒸妄動而應不以誠奚足恃乎由此言之嚮令高宗納羣臣之戒繹甘盤之教敦誠研幾貞動而大亨雲行雨施移風易俗以德成人以造小子將奏言試功揚于王庭者非但一傳說而止何至祀豐于昵戎應于克僅救過而不遑也哉治天下有道正其本以修政教而已矣治心有道盡其性以主血氣而已矣弋偶現之浮明畫獨見之區宇資形器之乍清而不求諸道乘變化以疑爲神而不存以誠以治則鬼以氣則易衰君子之所不尙如之何以誠神輕許之也

說命中一

嘗觀之天矣生生者其資始之至仁大義也然物受命以生而或害其生而天無所憂也不憂惡草之害良苗而予良苗以棘距不憂鷲獸之搏馴類而護馴類以爪甲然而惡草鷲獸終不以天弗與防而殄絕生化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無

所用憂也聖人則不能與天同其無憂矣然而聖人之所憂者非猶夫人之憂也人之所憂憂人也聖人之所憂自憂之有家而不欲其家之毀有國而不欲其國之亡有天下而不欲天下之失黎民其黎民而恐或亂之子孫其子孫而恐莫保之情也情之貞者聖人亦豈有以異於人哉然而聖人所憂者仁不足以懷天下義不足以綏天下慮所以失之求所以保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幾以无咎哉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過此以往世之平陂祚之修短未之或知也則亦安用知之哉知且無容知而奚足憂邪夫欲知過此以往而用其聰明是謂知其所不知而憂其所不憂夫苟憂其所不憂則惟恐天下之不喻其意而尙口以求伸惟恐天下之不感其惠而賜之衣裳以聯其情惟恐天下之不畏其威而耀其干戈以爭其勝且猶恐言之不聽賞之不勸誅之不服而或反戈相擬則厚其防於甲冑以使無能傷也嗚呼後世之治術以制天下者舍是而亡術矣口之屬則有符命圖讖以侈天命衣裳之屬則有覃恩醲賞以繫人心干戈之屬則有重法淫刑以刈豪傑惴惴然不自保也曰吾之所可以自護而不患伏莽之戎猝發於意外者

惟甲冑乎嗚呼孰知啓天下之戎心近以害於身遠以禍及後世者莫甲冑之爲甚哉有七屬之甲則有徵犀之刃示天下以不可攻者正其示天下以有可攻者在也秦畏分爭之戎罷侯置守以爲甲冑而以啓戎於隴首漢畏閭左之戎厚樹貴戚以爲甲冑而文景以啓戎於七國哀平以啓戎於五侯曹魏畏彊宗之戎削親樹疏以爲甲冑而以啓戎於宰輔晉畏外奪之戎寵任子弟以爲甲冑而以啓戎於八王宋畏彊藩之戎削弱將帥以爲甲冑而以啓戎於夷狄右文臣以爲甲冑防武人之戎而戎生於外侮分六卿以爲甲冑防宰相之戎而戎生於中涓甲冑抵實以捍戎戎投虛以攻其甲冑蔽左而露右揜項而忘胸恃有甲冑之足禦戎也則暮夜有號而勿恤白晝殺越而不知嗚呼自衛以自賊生人以殺人而甲冑之禍烈矣憂之也無端防之也已密戎不自起起之自我而尙誰咎乎然則空拳裸體以冒白刃而信虎之不啞人也其可與夫固有無形之甲冑陰陽不能賊而人事不能撓者人未之曙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甲冑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之甲冑也自反而縮匹夫之甲冑也履信思乎順王者之甲冑也故曰以

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非以爲甲冑而甲冑之用存焉聖人雖不與天同其無憂而憲天以涖物凝命者此而已矣雖然聖人之憲天者無憂於物也非無憂於己也彼異端者躡等師天乃欲竝此而捐之曰將爲之仁義以正之則竝仁義而竊之惟絕聖棄智而後大盜可止則妄甚也聖人之銷甲冑也銷其私與妄者也彼亦欲銷甲冑也竝其公與誠者而銷之也我不敢知公與誠之下游無弊也而欲竝銷之者則亦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所憂者也夫苟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可憂則固藏身自私而以其銷甲冑者爲甲冑斯亦嬴政銷兵器趙普解兵權之陋術而已矣過此以往之知也無可柰何而不安之若命也謂天不仁而不樂之以天也夫憲天者不廢天之常而弛其所必憂不窺天之變而防其所不可知簡官慎爵慮動事事閉寵革非釐祀飾禮進德賢正綱紀非僻遠地天絕亙古今訖四維通幽隱一彊弱聖以是憲天臣以是奉聖民以是從臣久安長治之道盡其所可爲禦戎之道亦卽此而在焉又何甲冑之足庸抑何甲冑之必銷

也哉

說命中二

詭於君子之道以淫於異端之教者其爲言也恆與其所挾之知見相左而繆爲浮游之說以疑天下其所挾之知見則已陷於詖邪而賊道乃其所言者雖不深切著明顯道之藏立學之準而固未嘗盡非也君子之辨之不誅其心而亟矯其言則抑正墮其機而導學者以失據故知言難也宋諸先儒欲折陸楊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後之說而曰知先行後立一劃然之次序以困學者於知見之中且將蕩然以失據則已異於聖人之道矣說命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千聖復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難明艱者必先也先其難而易者從之易矣先其易而難者在後力弱於中衰情疑於未艾氣驕於已得矜覺悟以遺下學其不倒行逆施於修塗者鮮矣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若夫陸子靜楊慈湖王伯安之爲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謂知之可後也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猶有其知也亦惘然若有所見也行者非行則確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爲行也以知爲行則

以不行爲行而人之倫物之理若或見之不以身心嘗試焉浮屠之言曰知有是事便休彼直以愴然之知爲息肩之地而顧詭其辭以疑天下曰吾行也運水搬柴也行往坐臥也大用賅乎此矣是其銷行以歸知終始於知而杜足於履中蹈和之節文本汲汲於先知以廢行也而顧詘先知之說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詭祕也如是如之何爲其所罔而曰知先行後以墮其術中乎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濟也而抑各有所從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今以求盡乎理所謂格物也虛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所謂致知也非致知則物無所裁而玩物以喪志非格物則知非所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今關異學之非但奉格物以爲宗則中材以下必溺焉以喪志爲異學所非而不能不爲之詘若奉致知以爲入德之門乃所以致其知者非力行而自喻其惟艱以求研幾而精義則憑虛以索愴悅之覺悟雖求異於異學而逮乎行之齟齬不相應以適用則亦與異學均矣夫異學者無患乎齟齬也齟齬則置之耳君子之學仰事天俯治物臣以事君子以事父內以定好惡之貞淫外以感民物之應違而敢恃愴悅之間光

若有覲焉奉以周旋而無疚惡乎由此思之先所知者與後所行者求無齟齬而行焉皆順者十不得五也若夫無孝弟謹信之大節或粗有其質而行之不力乃舍旃以窮年矻矻於章句之雌黃器服之象法若朱門後學尋行數墨以貽異學之口實夷攷其內行之醇疵出處之得失義利之從違無可表見者行後之誤人豈淺鮮哉憚行之艱利知之易以託足焉朱門後學之失與陸楊之徒異尙而同歸志於君子之道者非所敢安也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艱者先難也非艱者後後獲也此非傳說之祕言也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行之謂也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行之謂也伊尹曰善無常師主善爲師行之謂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行之謂也顏子末由之歎歎其行也竭才以行不但求知其高堅也孟子中得之教教以行也能者能從不但知繩墨穀率而卽能從也千聖合符終日乾乾夕惕若乾坤之德業在焉若抑其邁往之志氣從事於耳目之浮明心思之淺慧以冀一日者御王良駕騏驎馳騁於康莊正王畿包顯道之以覆輳折軸也柰之何助其燄以使炎乎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爲功者也行也者

不以知爲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爲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爲功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閒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得不以爲歆失不以爲恤志壹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不以知爲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瞻俟之他日而行乃爲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爲知也必矣離行以爲知其卑者則訓詁之末流無異於詞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瞑目據梧消心而絕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於恍惚之中異學之賊道也正在於此而不但異學爲然也浮屠之參悟者此耳抑不但浮屠爲然也黃冠之煉己沐浴求透簾幙之光者亦此耳皆先知後行劃然離行以爲知者也而爲之辭曰知行合一吾滋懼矣懼夫沈溺於行墨者之徒爲異學哂也尤懼夫浮游於愉悅者之偕異學以迷也行之惟艱先難者尙知所先哉

高宗彤日

禮何放乎放於義矣義何放乎放於仁矣禮何放於義從其等而宜之爲禮也義何放於仁準其心而安之爲義也故禮依於仁以爲本惟仁至矣雖然仁必以義爲心之則而後仁果其仁也仁義必以禮爲德之符而後仁義果其仁義也故禮復而後仁可爲也仁之見端曰愛愛莫大於愛親愛親至矣宜無有害於仁者矣雖然以愛言仁而有所宜者且有所傷推而酌之愛而無傷非義弗宜也於親盡愛無不宜矣而愛其親者或傷其親順而事之於親無傷非禮弗得也愛親至矣何言乎愛親者之傷親也夫愛親者爲吾親而愛之弗能已於心不知其何以必愛而愛焉過此以往非所知也故孝子之詩曰昊天罔極天體無方其化無迹孰有知其極者故罔極也親之於子慈也其道也慈而有所止者其義也慈而踰其節者其私也慈而踰其節君子不敢承之以爲恩小人於焉懷之以爲惠懷之以爲惠而適以成乎親之惡則愛親而祇以傷親義之所絀禮之所禁仁之賊也且夫慈而不踰亦親之自盡其道而子之愛親者不緣是以加益旣爲吾親而無不

用其愛無可益者故不可以慈而益也以慈而益則或不慈而可損跲踳斟酌於慈與否之間而志已憺矣不孝莫大焉況慈踰其節而敢懷以爲惠虧禮廢義以

殉其貪侈之情也乎故高宗之豐祀於禰

呢與禰通
古文借用

賊仁之大者也古之有天下

而尊其父者惟受命之君爲舍其大宗而崇其所生則周之舍泰伯而追王王季以承太王是已德自己立功自己定泝己所自成以親之身承天之命非王季之有私於文武踰分而以天下與之也斯以爲禮之節義之宜而仁亦至矣若夫繼世以有天下功不自己定德不自己立修七世之祀而尤加隆於其禰親彌近者愛彌篤禮之所許也何也已非天子親固其親非己之親君固其君也君親道合以近彌篤則豐而無嫌其遠者或享嘗以止或有禱乃祀仁有殺而義有等固因心以爲之準矣乃若殷之傳世也則異於是立弟以次傳嫡長者之子成湯之家法絜世承之秩然之序森然之防莫之能踰矣盤庚循其道而傳弟小辛小辛循其道而傳弟小乙小乙廢其道不以傳盤庚之子而傳其子武丁小乙之私也小乙私而盤庚正是高宗之天下非小乙授之而盤庚授之矣受盤庚之祚豐小乙

之祀廢大宗以厚其眊高宗其曰我奄有之則禮自我作而已背成湯之家法矣
又何恤盤庚之矢所哉則甚矣高宗之誣也誣禮以誣仁誣仁以誣孝誣以爲孝
而以愛親之仁文其慝以號於天下則格正之蓋臣亦莫得昌言以致詰而高宗
之背道乃以得罪於天誣禮則廢義廢義則賊仁蔑成湯背盤庚而以彰小乙之
慝小乙傷矣己之有天下非功足以定亂德足以順人親失道而已徼其幸有人
心者方且瞿然不安思反正以蓋前人之愆今則不然貪於自大私其禍以從己
之欲則以導其親者自尊也夫以其尊者而尊親則親尊以其尊親者自尊則親
辱夫固謂非親之誣道以授我則我不得以有天下而以簞食豆羹施報之情上
事其親夫以親授我而我得有天下爲恩則使親不授我而我不有天下將以爲
怨而薄其報乎是秦伯可讎太王大禹不郊伯鯨也貪簞豆之賜加愛於其親穉
子且羞爲之則欲辭傷親之罪亦奚道哉祖甲之所不義而高宗安之祖丁之以
兆亂而高宗夸大之以孝誣天下諒闇也豐祀也皆其不惠於義者也義之弗
天之所絕災以之興而雉雒焉宗廟之中有禽心矣皇皇然以祈永命於上帝其

可得乎嗚呼邪說興典禮亂私欲逞大義廢歐陽修張璪桂萼賴寵以逢君而持祖己之讜言者且覆罪以貶竄君臣師師侈爲盛美而祇以辱親則不仁莫甚焉爲人後者爲之子宋英宗之不得繼漢王明矣興邸之召非有遺命親不可移也如光武之立別廟而稱府君子道盡而尊不踰允矣列之九廟躋於武廟之上則臣踰其君親非有慝而貽之巨愆以是爲愛也不知其祇以傷也聞祖己之微詞亦尙知媿矣夫夫子之刪書而存此者何也書之存有存君者有存臣者盤庚無臣以存君也說命彤日無君以存臣也二典三謨君臣一德之風替矣高宗而奚得爲有道之君邪故夫子曰何必高宗畧之之詞也

微子

微子之去孔子仁之或曰以存祀也國未亡廟社未夷遽附君所讎忌者以求封而曰存祀此以爲仁則劉昶蕭寶寅之竄身異域而受王封皆仁劉歆李振趙孟頫雖無國土而有祿食以祀其先人皆仁也以不仁爲仁道之所以喪喪於佞人之辨率此類是已故紀季以嚮入于齊春秋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曰入入逆辭

也春秋之所惡胡氏善之幾何不獎秦檜使其君稱臣構於女直邪且夫古之有天下者自諸侯而陟未有天下之先五廟以饗固已食於其國矣迨後嗣之絕於天也失天下而不失其國則先世之祀一如其初而又隆三恪之典禮修天子之事守則喪天下於子孫而不喪天下於祖考夫既有淫威以報勝國之祖宗亦有餘榮以處勝國之孫子則天位之得失僅繫其人而上下交無所累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也滅國而斬其祀者五霸之事也奪天下而絕其後者暴秦之事也於是乎天位之存亡累及於宗廟而三代以上固無不祀之憂是則成湯之郊禘紂雖亡終可不斬而何待微子之存邪蓋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苟非存祀商不可去借曰存祀則無微子而紂之裔子固存祿父之封必然之事也東征之舉不必然之事也微子而死商之事守固不泯焉豈逆料三監挾祿父以速其亡而期三恪之封在己哉卽令知祿父之必亡而麗億之子孫皆湯孫也商祀固不亡也故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憂紂虐之及己而重累以骨肉戕忍之惡也故曰仁也夫仁不辟禍以害心義不幸禍以成名名順而心不安不徇乎名心安而

名不順不徇乎心紂之發出狂而家毫之不保則亦何有於其兄何有於其兄而箕子之舊云刻子者於微子而尤有建成廷美之嫌故微子之於此難矣沈酗敗德商其淪喪矣隱痛在心而涕泣弗釋固重也而更有重於此者藉微子而如箕比以危言投毒忌之耳紂之虐用囚殺者視諸箕比其發尤酷而又可加以爭奪之名以宋襄公之友愛目夷之三諫且如水之沃石而和樂之義失焉蓋亦嫌疑之未泯也如欲詭隨以儉全兄弟之歡與則必如寧王成器之於玄宗斯可免矣玉笛之朋淫花奴之詭對豈微子之忍用其心與又況紂之安忍無親曾不足望宋襄唐玄之項背哉箕子之不死偶也比干之死必也微子之諫而必死也甚於比干而必不得者箕子之偶以生也夫惟使紂而無以加其惡於微子則四海內胥怨獨夫家毫猶安遯野藉令微子秉清剛以立凶人之側激紂毒猜之素陰惡其匡正之予違陽被以爭立之宿怨則紂賊殺天倫之巨惡家毫可以聲討西伯可以執言商之淪喪因微子之死而已速則微子雖死而疚憾深矣又令幽囚待戮鉤連善類以激臣民之憤怨離心之多士播棄之黎老挾長幼之大義矯適庶

之虛名擁戴元良明加易置而文王服事之忱亦欣於得主以終忠貞之世篤則
微子以之死而之生商祚以之亡而之存而幽獨之不寧則不但如成湯之有慙
德且使蕭鸞陳頊之懷逆以篡者假爲口實尤仁人所不忍自我而開也欲救亡
而祇以速紂之亡欲忠紂而或以代紂之位心不安則不忍徇鎮撫社稷之名
不順則不敢徇捐軀效節之心抑必不可同昏以祈免也然則父師之刻微子不
但刻以身之危抑刻以心之苦矣故展轉思之窮而出迪惟一去之差爲自靖也
爲亡國之公子易爲去國之元子難罔爲臣僕於周易罔爲兵端於商難仁者之
凡心固有然已迨其後殷命已革祿父猶存行遯荒郊而三恪之祀終非微子任
也及乎紂胤已殄元王幾餒而後亦白其馬以來賓則行遯之初何嘗有存祀之
心稍分其隱恤也乎史氏抱器牽羊之說其誣也久矣假令祿父長保東郊三恪
永存紂裔微子固將浮沈寄食歸骨於祿父之邦而商隨奄滅成王正元子之名
以就封於宋周人以其厭服頑民之心乃微子之莫可如何盡然傷心特以廟食
之責無可復諉不得已而受命焉悠悠蒼天痛愈深而志愈隱矣痛之深志之隱

者仁也故曰殷有三仁也若夫以天倫之至愛處無嫌之地而箝舌以同昏是愈
疏也當家邦之喪而外附以免禍是助逆也況乎際郡縣之天下國亡而祀斬無
尺土之可依受仇讎之新命行同犬豕而恩斬葛藟亦安足列於人類哉存祀云
者不仁之人降以求榮藉口之詞也非孔子之以稱微子者也邪說興天理滅可
弗辨與讀微子之篇察其勢之所值心之所存可以折其妄矣